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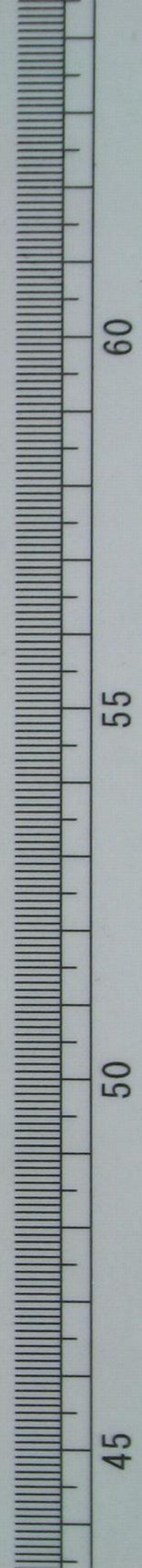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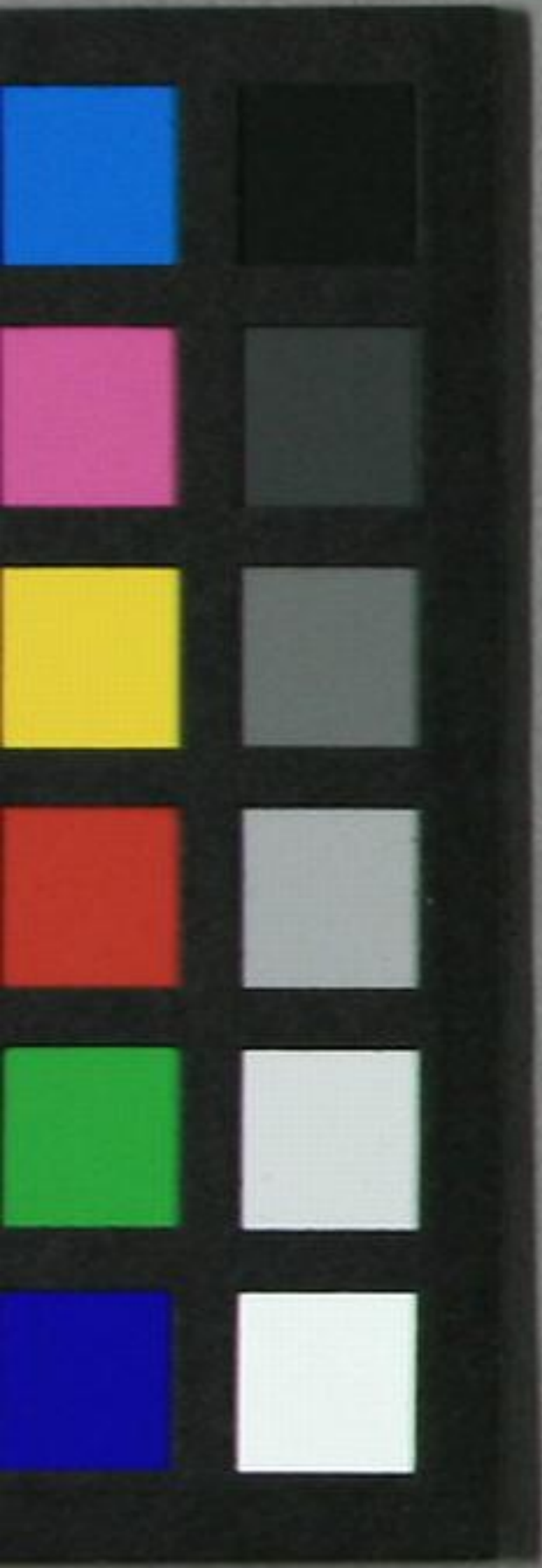
八十七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87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九 起疆圉作疆盡上章因  
敦十月凡三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乾符四年春正月王郢誘魯寔入舟中執之王郢因魯寔請降  
事見上卷上年將士

從寔者皆奔潰朝廷聞之以右龍武大將軍宋皓為江南諸道

招討使先徵諸道兵外更發忠武宣武感化三道陳許忠武軍汴宋  
宣武軍徐州感化

軍宣泗二州兵新舊合萬五千餘人並受皓節度二月郢攻陷

望海鎮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興唐興即今天  
台縣在台州

西一百一十里詔二浙福建各出舟師以討之王仙芝陷鄂州黃

震字畫  
北下有

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010190617136

1821-87



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宣宗大中十三年。酋龍立酋慈由翻。中國為之虛耗。為于偽翻。而其國中亦疲弊。酋

龍卒。諡曰景莊皇帝。子法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考異曰。徐雲虔南詔錄曰。南詔別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封人。是以封為國號也。法好畋獵。酣飲。好時到翻。

委國事於大臣。閏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儼奏。南詔遣阇西段瑒寶等來請和。南詔官有阇西。猶中國判官也。瑒七何翻。又七可翻。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

餽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羸倫為駝。瘵側介翻。詔許之。儼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瑒寶還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戍

邕州。歙書涉翻。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王郢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璩嚴兵設備。璩求於翻。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降戶江翻。散

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稱尺證翻。勅以實為金吾將軍。於是郢黨離散。郢收餘眾。東至明州。甬橋鎮過使

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劉巨容以宿州甬橋鎮過使。將兵討王郢。筒箭長。纜尺餘。內之竹筒。注之。鼓上繫竹筒於手腕。擊之。既發。

簡筒向後。敵矢射。敵皆洞貫。詳見前。餘黨皆平。璩謂之從曾孫也。見二百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從才用翻。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賊帥柳彥璋。剽掠江西。帥所類翻。剽匹妙翻。陝州軍亂。逐觀察使崔碣。貶碣懷州司馬。陝失冉翻。碣其謁翻。黃巢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考異曰。舊紀四年

三月。巢陷鄆州。七月。入查牙山。與王仙芝合。五年二月。君長仙芝皆死。尚讓以兄遇害。大掠淮南。舊傳。五年八月。王鐸斬王仙芝。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帥部眾入

查牙山。黃巢贊。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按實錄。乾符二年。仙芝陷曹濮。巢已起兵。應之。三年十二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奏。草賊尚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鄆州。四年四

月。黃巢引其眾。保查牙山。其年冬。君長乃死。驚聽錄。巢與仙芝俱入贛州。以仙芝獨受官而怒。毆仙芝。傷面。由是分去。時君長亦在座。非仙芝死。後巢方依讓也。又按舊紀。仙

芝死後。王鐸始為都統討賊。而舊傳云。王鐸斬仙芝。又先云殺張璘。乃陷廣州。先云陷華州。方攻潼關。敘事顛錯不倫。今從實錄。五月。甲子。以給事中楊損為陝虢觀察使。損至官。誅首亂者。損嗣復之子也。楊嗣復事文宗。初。桂管觀察使李瓚失政。支使薛堅石。屢規正之。瓚

不能從。及瓚被逐。李瓚被逐。見上卷。堅石攝留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以安。詔擢堅石為國子博士。六月。柳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上時掌翻。降戶江翻。勅以彥璋為

六上宜  
兩字十  
兩字十  
系紀曆本  
五月沂



右監門將軍。令散眾赴京師。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刺  
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固湓江為水寨。湓江在江州城外。接于大江。故謂之湓江。湓浦奔翻。

掠如故。剽匹忠武都將李可封。戍邊還。至邠州。迫脅主帥。索

舊欠糧鹽。帥所類翻。索山客翻。留止四日。闔境震驚。秋七月。還至許州。節度

使崔安潛。悉按誅之。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

不利。三道兵平盧。宣武忠武也。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右威衛上將軍張自

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

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

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

求罷免。庚辰。畋請歸瀋川養疾。瀋川在長安東。瀋音產。上皆不許。史言僖宗不能定國是。

王仙芝陷安州。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高品牛從珪

往慰諭之。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及崔碣。素有政聲。以嚴肅為

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情之。史言唐末賞罰失當。且言主昏政亂能吏

不惟不得展其才。亦不免於罪。從珪自鹽州還。軍中請以大將王宗誠為刺史。詔

宗誠詣闕。將士皆釋罪。仍加優給。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

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

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

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

蔡間道逃歸。間古。見翻。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

遣人約還。約還者。戒約將士。使還赴援也。冬十月。邠寧節度使李侃奏。遣兵討

王宗誠。斬之。餘黨悉平。逐王承顏之黨也。鄭畋與王鐸。虛攜爭論。用

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復扶又。下同。以為自王仙芝。俶擾

尚書注。俶始也。擾亂也。倣尺六翻。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竭資糧。按孔安國

本道所有。以供征行士卒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

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

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將即亮。下同。隸宋威。句斷。自勉獨歸

綱目兵作人

案目錄八月己卯無

新書紀九月

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二



紀事本末

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彊兵盡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勅敵忽至。勅渠京翻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敗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虜狼籍。虜女六翻。籍秦昔翻。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偽于朝野切齒。以為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內大臣謂兩中尉兩樞密也。早行罷黜。不從。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劉侔。縱兵焚掠。以京兆尹竇瑑為河中宣慰制置使。瑑俱永翻。黃巢寇掠蘄黃。蘄黃相去一百六十五里。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十一月己酉。以竇瑑為河中節度使。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尙君長等請降於復光。監古術翻。說輸芮翻。降戶江翻。楊復光時屯鄧州。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鞠之。滅子孫或以國為氏或以姓為氏。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匡城縣屬滑州。本漢長垣縣。宋白曰。隋開皇於婦姑城置匡城縣。以縣南有故匡城為名。即孔子所畏之所。濮博木翻。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江州刺史劉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彥璋。散其眾。柳彥璋為盜。九月而敗。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楊知至。見上卷懿宗咸通十一年。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

仁錄新彥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凡元旦冬至諸州鎮皆受將吏牙賀。下至縣邑亦然。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治直之翻。及暮。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卓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卓才早翻。擐音宦。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眾。自將救之。時有沙陀

舊事石紀

九域志鄧州長壽縣有賈璽鎮璽七艷翻



去年十一月此

新書元裕中州及之招計及

舊五代史唐本素康君及

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晉分編縣置長林縣。德宗貞元二年。又分長林置荆門縣。屬江北。

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壬寅。招討副使曾元

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

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宋威本平盧帥。能招討使還鎮。以曾元裕為招討使。

穎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庚戌。以西川節度使高駢為荆南

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

陀副兵馬使。戍蔚州。宋白曰。蔚州秦趙間亦為代郡之地。後魏置懷荒鎮。唐開元初。移郡治於靈丘西南。二鎮於此。東魏於此置北靈丘郡。後周大象二年。置蔚州。唐開元初。移郡治於靈丘西南。一百三十里。西至朔州三百八十里。時河南盜賊蠡起。謂王仙芝。黃巢等也。雲州

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

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復扶此乃英雄立

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眾。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

天下。言李國昌討平龐勛於當時功為大。帥振武於諸將官為高。聞音問。其子勇冠諸軍。冠古若輔以舉

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君立與唐人唐開元十二年復置治橫野

軍至德三載更名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貞觀二十二年。以內屬奚可

督府。薛志勤其府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宋

代北荐飢。荐才。旬翻。再也。再歲。五穀不熟曰荐飢。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

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

楚而代之。說式。芮翻。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

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言道里遼遠。使命往返。則事必泄而害成。於是盡忠夜

帥牙兵攻牙城。攻雲州牙城也。帥讀曰率。下同。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繫獄。自知

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眾趣雲州。趣七。喻翻。行收兵。二月庚午

至城下。眾且萬人。屯於鬪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

用為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鬪雞臺下。克用命

軍士。丹而食之。以騎踐其骸。丹古瓦翻。踐慈演翻。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考

異本等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異曰：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錄曰：乾符三年，河南水災，盜寇蜂起，朝廷以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以代支謨。時歲荐飢，文楚削軍人衣米，諸軍咸怨。太祖為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訐，以軍食不充，請具聞奏。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日譁於太祖之門，請共除虐帥。以謝邊人，眾因大譟，擁太祖上馬，比及雲中，眾且萬人。城中械文楚，出以應。太祖後唐閔帝時，史官張昭遠撰莊宗功，臣列傳曰：康君立為雲中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飢，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文楚法令稍峻，軍食轉餉不給，戍兵咨怨。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私謂君立等曰：段公儒者，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擁部眾，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時武皇為沙陀三部落副兵馬使，在蔚州。盡忠令君立私往圖之，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飢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武皇曰：予家尊在振武，萬一相逼，侯子稟命，君立曰：事機已泄，遲則變生。咸通十三年十二月，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璋、陳翰等，繫之於獄。遂自知軍州事，遣君立召太祖於蔚州。是月，太祖與退渾突厥三部落眾萬人趨雲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闕，盡忠遣監軍判官符印請太祖知留後事。七日，盡忠械文楚、漢璋等五人，送闕。雞臺軍人亂，食其肉。九日，太祖權知留後，府牙受上三軍表，請授太祖大同防禦使。懿宗不悅，時已除盧簡方代文楚，未至而文楚被害。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塞下之亂，自茲始矣。薛居正五代史：君立傳：皆與莊宗列傳同。惟削去李盡忠名，但云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悉以盡忠語為君立之語。云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云云。眾因聚謀擁武皇，比及雲州，眾且萬人，師營闕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為大同防禦留後。眾狀以聞，舊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李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乾符五年正月，沙陀首領李盡忠陷遮虜軍，寶澣遣康傳圭率土團二千屯代州，將發求賞，呼謀殺馬步軍使鄧度，有唐末三朝見聞錄者，不著撰人姓名。專記晉陽事，其書云：乾符五年戊戌，寶澣自前守京兆尹，拜河東節度使，在任便值大

同軍變殺防禦使段文楚。正月二十六日，軍於石黨二十七日到白油。二十九日，至朔州。邊軍三十日築却四面城門。二月一日，在城將士三人共賞絹一匹。監軍使差仇判官開奏李盡忠等，准詔各賞馬一匹、銀鞍轡一副、銀三鎗、銀梳一枚、絹一束、錦二匹、紫羅三匹。諸軍將銀梳、絹等三日。李盡忠却入四日，兩面馬步五萬餘人，城四面下營。五日，又賞土團牛酒六日。監軍使送牌印與李九郎。七日，城南門樓上繫縛下段尚書柳漢璋。雍侍御陳翰等四人，尋分付軍兵於闕雞臺西。又令馬軍踐踏却骸骨。八日，李九郎被土團馬步軍約一千人，持弓刀送上，與舊紀五年事微合。實錄亦頗采之云。五年正月壬戌，寶澣奏沙陀首領李盡忠寇石黨，白泊至靜邊軍。二月，奏李盡忠求賞，詔賞馬一匹、銀鞍轡、綿絹等。按莊宗列傳：舊紀克用殺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歐陽修五代史記取之，太祖紀年錄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傳取之，見開錄在乾符五年。二月，新記取之，惟實錄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據何書也。克用既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唐末見開錄，叙令將士表求勅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語，牛倨翻。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考異曰：舊紀咸通十三年七月，以前義昌節度使盧簡方為太僕卿。十二月，以使一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上召簡方於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州節制，屈居大同，然朕以沙陀退渾，撓亂邊鄙，以卿曾在雲中，惠及部落，且忍屈為朕此行。

今本制

卿盧簡方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上召簡方於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州節制，屈居大同，然朕以沙陀退渾，撓亂邊鄙，以卿曾在雲中，惠及部落，且忍屈為朕此行。



作錄居  
有卷下有

具達朕旨安慰國昌勿令有所猜嫌也十四年正月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騷動賜盧簡方詔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李國昌小男克用主領兵權又曰若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則事出權宜不足猜慮若便圖軍柄欲奄大同則患繫久長故難依允料國昌輸忠效節必當已有指揮簡方準詔諭之國昌不奉詔乃詔太原節度使崔彥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出師討之三月以簡方為振武節度使至嵐州卒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簡方除大同二年正月賜詔亦不云使彥昭公素討之蓋舊記太原錄各隨段文楚死之後載除簡方及詔書使事相承接耳恐皆未足據也舊紀所云又云五年四月勅除簡方振武節度使五月卒實招亦在

司馬 以王仙芝犯江陵城幾失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 黃梅黃

縣屬蕪州宋白曰宋分江夏郡置南新蔡郡隋 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

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 帥讀曰

今本唐  
舊唐書  
引唐書

異曰實錄元裕奏大破仙芝於黃梅縣殺戮五萬餘人追至曹州南華縣斬仙芝傳首京師舊紀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諭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偽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蔡溫玉奉表入朝威乃斬君長溫玉以狗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郭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君長弟讓與黃巢大掠淮南舊傳曰齊克讓為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眾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眾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以宋威為荆南節度招討使楊復光為監軍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球蔡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並擒送闕勅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眾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復復州賊首獻于闕下新傳黃

今本唐  
舊唐書  
引唐書

進陷沂州由穎蔡保查嶧山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仙芝解而南漢攻荆南陷之賊不能守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暉拒却之乃向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越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以詔諭賊仙芝遣尚君長等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即訊不能明卒斬之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帥仙芝潰黨歸巢新舊傳叙賊所經歷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皆不同又云宋威殺仙芝今皆從實錄

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昺書 敗補邁觀遺于季 楊先擊翻又徒計翻 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舊傳及王 仙芝敗巢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實錄巢自稱黃王建元王霸連為王師所敗詣天平乞降除右衛將軍復叛去自是兵不能制新傳曰曾元裕敗賊於中州死者萬人帝以宋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



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鄭邲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據斬二長死者甚眾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觀察使崔珍與實錄先後不同今從實錄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

平章事賞救荆南之功也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 朗岳相去五百五十里

曾元裕屯荆襄 荆襄相去三百五十里 黃巢自滑州略宋汴 滑州南至汴州二百一十里汴

州東至宋州 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 衛南有楚丘改曰衛南唐時屬滑州 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

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 衛東都宮闕也 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 三鎮河陽宣武昭義 仍聽於

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 劉昌見德宗紀 又詔曾元裕將兵徑

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轅轅伊闕河陰武牢 河南緱氏縣北有轅轅故關伊闕縣北有武牢關唐避先諱以武為虎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

使高湘奔湖口 江州東北六十里有湖口鎮當彭蠡湖入江之口宋朝置湖口縣 賊轉掠湖南別將曹

師雄掠宜澗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宜澗 湖南軍亂都將

高傑逐觀察使崔瑾瑾郾之子也 崔郾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郾音偃 黃巢引兵

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

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

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是時朝議謂使李國昌以父

昌父子欲兼據兩鎮考異曰唐末見韋錄遮虜軍及代州告急實尚書差回鵠五百騎邊界巡檢至四月三日進發至五里埃北副將康叔譚恃酒叛逆射損都將趙歸義

斫損將判官閻建弘擒縛入府尚書令下於衙南門全家處斬使司差副兵馬使趙元

掠領馬軍進發閻建弘遞送海西當月內有勅送節到除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充

振武節度使除振武節度使李尚書充大同軍節度使實錄云戊辰以簡方為振武國

昌為大同蓋誤以康叔譚作亂之日為簡方等建節之日也新沙陀傳曰李克用既殺

段文楚諸校共巧克用為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

引兵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

使崔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據此則是大同防禦使非節度使也薛居正五代

史紀曰武皇殺段文楚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旄鉞朝廷不允徵諸道兵以討之乾

符五年黃巢度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為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是克用為大同軍節度使非國昌實錄國昌傳及獻祖紀年錄舊唐本紀俱不言國昌

為大同節度使獨實錄於此言之下五月又云國昌殺監軍不肯代必有其據蓋國昌

父子俱不肯受代朝廷以為用國昌代克用必無違命故徙國昌為大同軍節度使而

以盧簡方鎮振武二人竟不受命故簡方不

得赴鎮而死於嵐州國昌亦未嘗赴大同也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

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

兵本會 上招會 討便三 濛本紀 事本紀 州同據 至西京 三東里 十二里 本東里 南東里 北東里 傳同東



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依助。藏徂浪翻。飲音次亦。

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辯。辭極哀切。詔不許。人見美官。誰不欲之。乃有辭而不獲者。可以觀世道矣。曹師雄寇湖州。曹師雄自宣。潤進寇湖州。鎮海

節度使裴璩遣兵擊破之。王重隱死。其將徐唐莒據洪州。曹師雄皆王仙芝之黨。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兵克復饒州。饒州比為黃巢所陷。義營兵饒州之起義者也。

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南詔官有酋望。在大將之下。久贊之上。亦清平官也。酋慈由翻。

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僚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識大體。反因一僧帖囑卑辭誘致其使。帖他協翻。囑而涉翻。又之涉翻。僧謂景仙也。景仙使南詔見上卷上年。若從其請恐垂笑

後代。考異曰。實錄置澹議於二月至四月。又云。南詔遣曾望趙宗政來朝。且議和好。今因盧鄭爭蠻事置此。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辯。詔諭解之。澹與之子也。與。與之弟也。與。與之弟也。與。與之弟也。五月丙申朔。鄭畋

盧攜議蠻事。攜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為不可。攜怒拂衣起。袂

冒硯墮地。破之。曰。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釋名。上聞之曰。大臣相語。謂之硯。硯。硯也。硯。硯也。硯。硯也。

何以儀刑四海。丁酉。畋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考異曰。舊紀六年五月。

賊圍廣州。與李若崔瑋書。求天平節鉞。畋攜爭論於中書。辭語不遜。俱罷分司。畋傳曰。五年黃巢東渡江淮。衆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瑋。求鄆州節鉞。瑋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

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瑋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衆議。欲以南海節制。方集。最爾。織寇不足平。矜何事。捨之示法。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飢歲。人以利合。乃至定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一離。則巢賊。凡上肉耳。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

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為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勅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染袂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語。何以表儀。四海。二

人俱罷政事。攜傳曰。五年黃巢陷荆南。江西外郭及饒吉虔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崱。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

深不悅。將略用為招討使。及宋威殺向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為都統。攜

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

實錄五年五月丙申朔。是日宰臣鄭畋盧攜議南蠻事。攜請降公主通和。畋固爭。以為

不可抗論。是非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碎之。丁酉。以畋攜並為太子賓客分司。

注云。舊史泊雜說。皆云。畋攜議黃巢節制。忿爭。賜罷。而鄭延昌撰畋行狀。乃云。議蠻事。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案舊紀  
十以下  
與上六  
相文字

無可證之。然當時所述恐不謬。又敗傳曰：時黃巢攻陷江浙，上表乞節鉞，敗與同列。盧攜謀議攻討，及拔用將帥，事多異同。又南詔蠻請降，公主和好，敗固爭以爲不可。遂抗論之。乃與攜俱罷。相又攜傳曰：攜人質甚陋，語亦不正。與鄭畋俱李翱之外孫，及同輔政。議論不協。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袁等，有將略，用爲招討使。討賊皆無功。致賊充斥，又主高駢之請，欲以公主和南詔蠻。鄭畋執之以爲不可。帝前忿爭，由是兩罷之。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岩、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璆岩上表論之。宰相鄭畋、盧攜爭論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按新舊傳，舊紀皆以畋攜罷相。在六年實錄，新紀表在此年五月實錄。新書皆自相矛盾。然宋氏多書，知二人罷在五月，必有所據。今從之。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爲

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時宰相有

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施式鼓翻行施，旬者每出，襪襪

盈路。襪力三翻，衣無緣也。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

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

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

大怒。邕州大將杜弘送段瑳寶至南詔，踰年而還。杜弘去年閏二月送段瑳

寶還從復扶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

又翻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

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遮虜軍在洪谷東，北亦曰遮虜平。進擊寧武及岢

嵐軍。岢州懷戎縣西，有寧武軍。非此，此當在遮虜平南。嵐州嵐谷縣，有岢嵐軍。按宋

里此李國昌合雲朔之兵，東西攻掠，既陷遮虜東擊寧武，西擊岢嵐也。盧簡方赴

此即岢州之西，寧武軍岢嵐軍在嵐州東北百里，岢嵐軍在嵐州東北百里，岢嵐軍在嵐州東北百里，岢嵐軍在嵐州東北百里。

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滌發民塹晉陽。己未，以

都押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赴代州。土團至城

北，妮隊不發。妮側角翻，言妮整其隊而不行也。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滌遣馬步都

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門處。門古瓦翻牀昇其尸入府。昇羊茹翻滌與

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鏐給亂

軍錢布。衆遂劫之，以爲都將。赴代州。滌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

軍。考異曰：唐末見開錄五月，振武損却別勅，不受除替。李尚書收却遮虜軍進打

甄盧尚書發赴振武，至嵐州身薨。二十四日拜都押牙康傳圭充代州刺史，又發太原

晉陽兩縣點到土團子弟一千人，往代州屯駐。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出軍優賞，差馬步

都虞候鄧虔安慰，尋被門却牀昇口，入府尚書監軍自出安慰，每人各給錢三百

文布一端，差押牙田公鏐給散，不放却回，便被請將充都將，發赴軍前使，司有榜借商

人助軍錢五萬貫，文實錄五月，李國昌殺監軍使不肯受代，起兵進打寧武，及岢嵐軍

代州出兵禦之，始國昌遣克用，以兵襲大同三軍，表克用爲留後，朝廷不允，乃以國昌

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命之欲以其子無能拒也。時國昌貪其土地，欲父子分統，故拒命焉。實錄六月乙丑朔，嵐州奏新除振武節度使盧簡方卒，以太原府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發太原晉陽士團千人，戍代州。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優賞，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為其眾所殺。節度使寶濬自出撫慰，乃定。初，太原府帑空竭，每有賞賚，必科民家。至是，尤窘迫，乃勝借商人助軍錢五萬，此皆約唐末見聞錄為之，而後其月日，以象奏到之時。唐末見聞錄又云：六月十一日，左散騎常侍支謨奉勅到府，克大同軍制置使兼攝河東節度副使軍前同指揮使，此謂到府之日，而實錄云：甲戌以謨為制置使，甲戌乃六月十日，亦誤也。朝廷以濬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

妙翻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高駢之威名以破蠻於交趾而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

徒鎮天平，駢人遂畏之耳。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沙陀焚唐

林醇縣入忻州境。武后證聖元年分五臺醇置武延縣，唐隆元年更名唐林醇，漢古縣也，時並屬代州。宋白曰：唐林本漢廣武縣地，九域志醇在州西南五十里。醇音郭。秋七月，曹翔至晉陽。己亥，捕土團殺鄧虔者十

三人，殺之。義武兵至晉陽，不解甲，謹諫求優賞。謹與翔斬其十將一人，乃定。發義成忠武昭義河陽兵會于晉陽，以禦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敗官軍于

洪谷。洪谷在岢嵐軍南，敗補進翻。晉陽閉門城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

王凝拒之，敗於南陵。九域志：南陵縣在宣州西一百五里。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

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豈黃巢始

開之邪？剽匹妙翻。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老病而死，固其宜也。史書威死以為握兵玩寇，不能報國之戒。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義兵大掠晉陽坊，市民自共擊之，殺千餘人，乃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罷，為東都留守。蔚紆

又翻以吏部尚書鄭從讜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從讜，餘慶之孫也。鄭餘慶始見二百三十五年。以戶部尚書判戶部事李都同平章

事，兼河中節度使。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魯

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參考新舊書：安慶薩葛魯皆部落之名，更以後廣明元年安慶都督史敬存證之可見，曾慈由翻，長知丈翻，薩桑葛翻。十一月，岢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

異本下  
一甲午  
有甲午  
二字末  
同本末

舊本  
紀略  
八月

浙東  
浙東  
浙東

舊本  
併傳  
併傳  
併傳



崔季康救之。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是年四月趙宗政來請和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崔季康及昭義節度

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

州。士卒剽掠。剽匹代州民殺之殆盡。餘眾自鵝鳴谷走。歸上黨。

鵝鳴谷在忻州秀容縣東北。考異曰。舊紀。河東節度使崔季康與北面行營招討使

李鈞與沙陀李克用戰于崑崙軍之洪谷。王師大敗。鈞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義

軍亂。為代州百姓所殺。殆盡。此年實錄略同。廣明元年八月。實錄。河東奏。昭義節度使

李鈞為猛虎軍所殺。又曰。詔統本道兵。由鴈門出討雲州。與賊戰。敗歸。為其下殺之。新

紀。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於洪谷。敗績。薛居正五代史。紀曰。乾符六年春。朝廷

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于代州。與幽州李

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

大雪。弓弩絕。南軍苦寒。臨陣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唐末見聞錄曰。十九

日。崔尚書發往崑崙軍。請別勅買敬嗣大夫權兵馬。留後觀察判官李劼。權觀察留後

昭義節度使李鈞。領本道兵馬。到代州。軍變。被代州殺戮。並盡捉到。李鈞殘軍潰散。取

鵝鳴谷。各歸本道。按昭義軍變。必非李鈞所為。代州百姓捉到。李鈞不知如何處之。今從舊紀。

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垂拱四年。分餘杭於潛

縣。屬杭州。有石鏡山。石鏡鎮。九域志。臨安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是歲。曹師雄寇。二

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

陽聞人字。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

都將。號杭州八都。錢唐餘杭皆漢縣。富陽漢富春縣。晉避諱。改為富陽。新城吳

之餘。杭縣置杭州。後移州治錢唐。後又移於柳浦。西今州城是。九域志。富陽在州西南

七十三里。鹽官在州東一百二十九里。新城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餘杭在州西北七

十二里。將即昌為之長。兩知。其後字卒。錢塘人成及代之。卒子臨

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錢鏐事始此。鏐力求翻

六年春正月。魏王侑薨。侑懿宗子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

梁纘。及唐年補錄妖亂志。唐補紀。續實運錄。舊紀。梁纘作梁纘。今從衆書。分道

今本舊作  
新紀作  
舊傳同

東作西  
無字

西字  
北下有

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勅等數十人。降

江翻。勅京。翻為後秦彥。畢師鐸反攻高駢。張本。考異曰。郭延誨妖亂志曰。初黃巢

將蹂躪淮甸。委師鐸為先鋒。攻臨天長。累日不克。師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

北海。按舊師鐸傳。駢敗巢於此。巢遂趣廣南。喻翻。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

罕之。項城人也。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去年五月辛

南詔卒。從者死亦大半。從才。時辛讜已病風痺。痺必至翻。脚。召攝







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幾居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

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

辭先悉薦翻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內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

遂無一人之盜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亦戴黃帽號黃

頭軍襲忠武黃頭軍之名也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彊

余嘗謂兵之強弱在將不在兵以秦之兵強天下而漢高祖以蜀兵李德裕始募工於他道以治器械崔安潛蓋倣李德裕之故智耳諸葛孔明治蜀作水牛連弩之法自晉以下倣而為之宋自女真侵噬吳玠兄弟畫境而守蜀東南以西路兵為天下最夫豈借工於別路哉射而亦翻涼王佺薨

佺懿宗子音他頂翻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為宰相之長長知在朝不

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考異曰舊紀五年二月鐸自請督衆討

校司徒兼侍中門下侍郎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舊傳四年賊陷江陵揚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帥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

廷奏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今從實錄及新紀表五

月辛卯勅賜河東軍士銀牙將賀公雅所部士卒作亂焚掠三城新書地理志唐自高祖起兵於晉陽自天授已來以為北都而晉陽宮仍隋不廢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執孔目官王敬送馬步司節度使李侃與監軍自出慰

諭為之斬敬於牙門乃定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為行營副都統兼湖

南觀察使官人以世而不考其才古今之通患也為鐸係失守殄民張本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塞悉則翻河東都虞候每夜密捕賀公

雅部卒族滅之丁巳餘黨近百人稱報冤將近其斬翻大掠三城焚

舊書無字新書作諸字世系表孫名孫者

毛本下三作

今本自請倒







異本杜  
目同

趣廣州。擊黃巢。趣七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勅王鐸以所部兵

三萬於梧州。昭永四州守險。詔不許。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

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

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

斷。表不可草。朝直遙翻巢殺之。考異曰。驚聽錄曰。據李迢在寇復併燕海隅

東沒陣。又尚君長生送咸京。遂召李迢。怒而躡害。新紀。十一月辛酉。黃巢陷江陵。殺李迢。新傳曰。其十一月。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不可。巢怒殺之。北夢瑣言曰。黃巢

入廣州。執李迢隨軍。至荆州。令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領於江津。害之。今從實錄。冬十月。以鎮

海節度使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以涇原節度使

周寶為鎮海節度使。為駢寶圖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劉巨容為

節度使。寶平州人也。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

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棧數十。乘暴水。

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

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九域志。自潭州至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

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眾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

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九

志。自江陵至襄陽。四百四十里。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

陵。考異曰。舊紀。廣明元年二月。巢陷潭州。王鐸奔江陵。奔襄陽。漢宏大掠。實錄。閏

自嶺南寇湖南。諸郡攻潭州。陷之。舊巢傳。巢欲據南海之地。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

江浙。按舊紀。傳皆云。廣明元年。敗王鐸。今月日從實錄。事從舊紀。又招舊紀。傳則劉漢

宏本。王鐸將鐸去。而漢宏留江陵。大掠。遂為盜也。實錄用之。而於鐸奔襄陽下。添先是

字。若鐸在江陵。漢宏時為羣盜。安能入其城。大掠。借使漢宏先曾寇掠江陵。與黃巢事

了。不相干。何必言。後半月餘。賊眾乃據其城也。吳越備史云。漢宏本兗州小吏。領本州

兵。禦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後命前濠州刺史崔錯。招降之。招此則漢宏本羣盜

也。新傳用之。而云。鐸招降之。或者漢宏本羣盜。中間降鐸。為部將。鐸去江陵。漢宏復大

掠。為盜。其後又降於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居

崔錯。遂為唐臣也。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眾北歸。為羣盜。帥讀

閏月。丁亥朔。河東節度使李蔚有疾。以供軍副使李邵權觀察

留後。監軍李奉臯。權兵馬留後。己丑。蔚薨。都虞候張錯。郭晫。署

狀。細邵。狀奏狀。錯。晫。因署狀。黜李以少尹丁球知觀察留後。十一

邵而進。丁球。細丑。律翻。

本四周  
不徒  
不徒



月。戊午。以定州已來制置使萬年王處存為義武節度使。河東行軍司馬雁門關已來制置使康傳圭為河東節度使。四朝志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宋朝初。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內侍童貫為之。迄南渡之後。江淮荆蜀皆置制置使。其任重矣。黃巢北趨襄陽。趣七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門。以拒之。九域志襄陽南至荆門二百七十餘里。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北。比至江陵。比必利翻。及也。九域志荆門南至江陵一百六十五里。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眾。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喜許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唐末之政。誠如劉巨容之言。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全晟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晟亦止。由是賊勢復振。復扶又翻。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眾至二十萬。康傳圭自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烏城驛。張鐸郭晁出迎。亂刀斫殺之。至府。又族其家。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以江陵之敗也。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為盧攜倚高駢以誤國張本。是歲。桂陽賊陳彥謙陷柳州。殺刺史董岳。

據新書 丑宜有丁上 紀及舊 係明車 三日月 從新書 紀傳下 文貶太 子賓客 雖此月

廣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改元。沙陀入雁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宋白曰。太谷縣本漢陽邑。隋開皇十八年改名太谷。因縣西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博昌為名。漢古縣名。後魏置樂安郡及樂安縣。隋時改樂安縣為博昌縣。唐時屬青州。帥讀曰率。河東節度使康傳圭專事威刑。多復仇怨。強取富人財。遣前遮虜軍使蘇弘軫擊沙陀於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戰不利而還。傳圭怒。斬弘軫。時沙陀已還代北。傳圭遣都教練使張彥球將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百井鎮在太原。湯曲縣。軍變。還趣晉陽。趣七傳圭閉城拒之。亂兵自西明門入。

新書紀 柳作本 代作本 州作本 同作本 二作本 丙戌而 丙戌而 丙戌而

出迎。亂刀斫殺之。至府。又族其家。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以江陵之敗也。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為盧攜倚高駢以誤國張本。是歲。桂陽賊陳彥謙陷柳州。殺刺史董岳。



新書  
作者傳業

殺傅圭。監軍周從寓。自出慰諭。乃定。以彥球為府城都虞候。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所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

復扶 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

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考異曰。續寶運錄云。司天少監侯昌業。上疏其略曰。陛下不納李蔚杜希教

之諫。又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受爵不逢於有德之君。立哉每佐於無道之主。又曰。不望堯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曰。明

取尹希復指揮。暗策王士成進狀。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置坊。全城般運。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為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伏惟陛下。聖德遐宣。口

著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表奏聖上。龍威震怒。侍臣驚悸。宣徽使宣云。侯昌業。付內侍省候進。翌日午時。又內養劉季遠。宣口

敕云。侯昌業。出自寒門。擢居清近。不能修慎。妄奏閑詞。誣謗萬乘。君王毀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侯昌業。宜賜自盡。北夢瑣言曰。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

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于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

未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上好騎射。劍槊法筭。

子監有筭學博士。掌教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陽周。至於音律。蒲博。無不

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鴉鵝。一頭至五十緡。

喜聞鴉鵝。一鴉至直五十萬錢。按鴉非可圖之物。至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

直五十萬錢。亦恐失實。新傳誤也。今從續寶運錄。

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

駁糾駁也。放黜也。駁放者。糾駁其非是而放黜之也。駁北角翻。 上笑而已。度支

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高駢奏。改楊子院為發運使。楊子院。舊置留後。今改為發運使。宋朝江淮發運使本此。 三月庚午。

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

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隨義父入內侍省。為宦者。遂昌田姓。 初崔安潛鎮許昌。

許昌許州也。忠武節度治所。 令孜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

凡擊毬。立毬門於毬場。設賞格。天子按轡入毬場。諸將迎拜。天子入講武榭。升御座。諸將羅拜于下。各立馬于毬場之兩偏。以俟命。神策軍吏讀賞格。訖。都教練使放毬於場中。諸將皆飲馬趨之。以先得毬而擊過毬門者為勝。先勝者得

北夢  
言擊毬  
作步打

易作  
果作



通鑑卷一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一

第一籌其餘諸將再入場 卽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辛未以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鄭從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既

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

王調爲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

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

爲推官進士及第而於時無官謂之前進士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

崇魯政會之七世孫也劉政會唐初功臣時承晉陽新亂之後日有殺

掠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斷丁亂將士欲爲惡者從讜輒

先覺誅之奸軌惕息惕他歷爲善者撫待無疑如張彥球有方略

百井之變非其本心獨推首亂者殺之召彥球慰諭悉以兵柄

委之軍中由是遂安彥球爲從讜盡死力爲子卒獲其用卒子

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

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考異曰續實錄載駢上表及答詔云今以卿爲

到之間朝廷猜貳續載却不許行軍只令固守封疆不得擅行征討於是高駢乃引淮

水繞江都城三里坐甲不討黃巢自此轉盛舊紀傳王鐸出鎮荆南亦爲諸道行營都

統而實錄及新紀表皆云爲南面行營都統舊紀乾符四年六月以駢爲鎮海節度使

江西招討使六年十月以駢爲淮南節度使江南行營招討使廣明元年三月朝廷以

統六年冬徒淮南節度使兵馬都統如故盧攜傳曰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

實錄五年六月駢移鎮海六年正月以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仍賜詔如實錄所

載者八月駢上表亦如之十月駢徙淮南依前充都統按駢表請追郎幼復備守浙西

則是在鎮海時也詔云周旋六鎮則是駢已移淮南後也六鎮謂安南天平西川荆南

鎮海淮南也又詔云今以卿爲諸道都統則似移淮南後方爲都統也疑駢在浙西方

爲招討使既數破巢軍乃以滅巢爲已任上表請布置諸軍自攻巢于廣州及王鐸敗

盧攜遂以駢代之攜欲重其權故爲諸道都統若駢先爲諸道都統但爲南面都統

則鐸已在駢統下可以指揮不須云乞降救指揮鐸也且鐸自宰相都統諸將討賊故

立都統之名不應同時有兩都統也其在浙西江江西領招討使者時黃巢方掠虔吉饒

信故也今從舊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

舊書作常紀  
僕作案  
新書作案  
李琢已  
府上卷  
見上卷  
下以宜  
併下宜

異本軌  
本作陸  
本同

節度使曾衰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夏四月

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爲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

之子也聽李晟之子考異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帥所類

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降戶璘

安南軍亂

爲朝廷爲駢所誤張本



亦考在亦  
宜張總在亦  
宜張總在亦  
宜張總在亦

新書以  
懼上大有  
懼上大有  
懼上大有

攻饒州克之。巢走。時江淮諸軍屢奏破賊。率皆不實。宰相已下

表賀。朝廷差以自安。賈誼有言。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唐則薪已然矣。尚可以自安邪。以李琢為

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以楊師立為東川節度使。牛勗為山

南西道節度使。田令孜之志也。以諸葛爽為北面行營副招討。初

劉巨容既還襄陽。還襄陽見上年。荆南監軍楊復光以忠武都將宋浩

權知府事。泰寧都將段彥謩以兵守其城。詔以浩為荆南安撫

使。彥謩耻居其下。浩禁軍士。剪伐街中槐柳。彥謩部卒犯令。浩

杖其背。彥謩怒。挾刃馳入。并其二子殺之。復光奏。浩殘酷為眾

所誅。詔以彥謩為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鄭紹業為荆南節度

使。五月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為振武節度使。劉漢

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東方諸道宣武忠武義成天平泰寧

平盧感化也。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

璘。唱徒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

鉞。降戶江翻誘音。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謂知諸

道兵已北度淮。詞詔正翻。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

敗璘死。巢勢復振。復扶又翻。考異曰。舊紀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

歸國駢信之許求節鉞。時昭義武寧義武等軍兵馬數萬。赴淮南。駢欲收功於已。乃奏賊已將殄滅。不假諸道之師。並遣還淮。北賊知諸軍已退。以求節鉞。不獲。暴怒。與駢絕請戰。駢怒。令張璘整軍擊之。為賊所敗。臨陣殺璘。賊遂乘勝度江。攻天長六合等縣。駢不能拒。但自固而已。朝廷聞賊復振。大恐。高駢傳曰。廣明元年夏。黃巢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璘勒兵天長。欲擊之。黃巢傳曰。巢乃渡淮。僞降於駢。遣將張璘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擒璘殺之。實錄五月。璘已為巢所殺。七月。巢乃過江。其言璘所以死與舊紀同。新紀傳皆與實錄同。據舊傳。則璘死在江北也。舊紀及實錄。新紀傳。璘死在江南也。按璘已死。巢又陷睦州。婺州。宣州。然後度江。璘死在江南是也。乙亥。以樞密使西門思恭為鳳翔監軍。丙子。以宣徽使李順融為樞密使。皆降白麻。於閣門出案。與將相同。唐制。凡拜將相。先一日。中書會要。凡將相。翰林學士草制。謂之白麻。章執誼。翰林故事曰。故事中書省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經之。辯近者所出。獨得黃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不得出于斯。史言唐未宦官恣橫。監軍與樞密使。恩數埒於將相。程大昌曰。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省。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注已見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為誰。



異本射 下旅呼 巡侯呼 逆白馬 案急十 其字細 目同但 無呼白 虞字據 五字據 北字據 是言也

舊書 上無 字李 季蓋 爲一 姓名 取新 此

新五代 史唐本 代 叔此 從

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有青城妖人乘其聲執帥其黨詐稱陳僕射

青城縣漢江源縣地南齊置齊基縣後周改爲

青城以縣西北三十二里有青城山也唐屬

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

使掌

節度牙前職也

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誅之六月庚寅敬瑄至

成都

考異曰錦里耆舊傳云敬瑄九月二十五日上任按實錄敬瑄除西川在三月庚午又雲南事狀敬瑄與布燮以下牒云某謬膺朝寄獲授藩條以六月八

日到鎮上

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

睦婺相去一百八十里

盧攜病風不能

行謁告

謁告謂請假居私第養疾也

己亥始入對敕勿拜遣二黃門掖之攜內

挾田令孜外倚高駢上寵遇甚厚由是專制朝政高下在心

直朝

既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貨賂公行豆

盧瑑無他材專附會攜崔沆時有啓陳常爲所沮

沮在

庚子

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時將兵萬人屯代州

降戶江翻將即亮翻下同

與盧

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

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

歸國說式文集執克用將傳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

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

會慈由開長知兩翻薩桑

葛翻考異曰實錄六月云國昌遣文達守蔚州七月云李琢赫連鐸奏破沙陀於蔚州降備文達等薛居正五代史記武皇令軍使備文達起兵於蔚州高文集縛送李琢

按國昌時在蔚州何必令文達守之今從薛史

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庚戌黃巢攻宣州陷

之劉漢宏南掠申光

趙宗政之還南詔也

西川節度使崔

安潛表以崔澹之說爲是

崔澹議見上五年

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

之地

劉蜀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

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爲怯復求尙主

復扶又翻

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

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

咸通元年蠻陷安南

二年陷邕州四年又陷安南進逼邕管明年又圍邕州十四年寇黔中咸通二年寇嶺州四年寇西川六年陷嶺州十五年寇西川明年逼成都乾符元年寇西川事並見前

紀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

庫由茲空竭

度支戶部鹽鐵謂之三使

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因爲盜賊致中原

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爲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

爲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尙有覬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據節

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二十七



度使攻之。未下。謂節度使自餘戍卒多已自歸。事見上邕管客軍又

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

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

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考異曰。實錄六月丙申。陳敬瑄奏請遣使和蠻。丁酉。中書奏請令百官集議。

甲辰。百官議定。壬子。中書奏遣使。按敬瑄此月八日上。丙申。乃十四日也。奏報豈能遽至。今不取新傳。先是南詔知蜀強。故襲安南。陷之。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

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高駢乃議通和。今從雲南事狀。又曰。中書奏。玄宗冊蒙

歸義。為雲南王。其子閣羅鳳和於吐蕃。其係異牟尋。却歸朝廷。自請改雲南王。賜號南詔

德宗從之。至曾孫蒙豐祐。杜棕奏以入朝。人多滅之。後索質子。漸為侮慢。卷末載陳

敬瑄與雲南書牒。或稱鶴拓。或稱大封人。雲南事狀不著撰人姓名。似盧攜奏草也。 令

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為宗正

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為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內使即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采石。在宣州當塗縣西北。渡

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天寶七載。改為天長。六合。漢堂邑縣地。東晉屬秦郡。北齊

改秦州。後周改方州。隋為六合縣。唐並屬揚州。宋白曰。六合縣。春秋時楚之棠邑。秦滅

楚。以棠邑為縣。九域志。天長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六合在真州西北七十里。 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

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不可復制。謂乘殺張麟

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又謂

同必為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麟復死。自度力不能制

度徒。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

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

長才。先悉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

者。然猶庶幾望之。幾居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

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

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逆邇過淮。逆移爾

宜急救東道將士。善為禦備。東道謂關遂稱風痹。不復出戰。痺必

考異曰。舊駢傳。駢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

將畢師鐸說駢云。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有愛將呂用之。以左道媚駢。駢頗

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立功。即奪己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

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邪。為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

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驚聽錄。朝廷議駢以文以武。國之名將。今此黃

巢。必無畏於淮海也。尋淮南表至。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巡未肯綿。伏狼孤。必能晦沉

大衆。但以山東兵士屯駐揚州。各思故鄉。臣遂放去。亦具聞奏。非臣自專。今奉詔書。責

目錄上



交鋒已當數陣粗成勝捷不落紆謀固護一方臣必能了但慮寇設深計支梧官軍迤  
遲過淮彼岸無敵即東道將士以至番臣繫朝廷速下明詔上委中書門下速與商量  
表至中書咸有異議遂京國士庶浮誇日興云淮南與巢衷私通連自固城池放賊過  
淮也妖亂志曰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采石北度直抵天長時城內土客諸軍尚十餘  
萬皆良將勁兵黃巢起於羣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藩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令  
己權謂勃海曰黃巢起於羣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藩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令  
公既統強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威名則大事去矣勃海  
深以為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北馬初巢寇廣陵也江東諸侯以勃海屯數道勁卒居  
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掉折筆而擒之及聞安然度淮由是方鎮莫不解體  
按駢宿將豈不知賊過淮之後不可復制若怨朝議不附己者則尤欲破賊立功以間  
執譏惡之口若縱賊過淮乃適足實議者之言非所以消謗也借使駢實有意使賊震  
驚朝廷從而誅之則賊入汝洛之後當晨夜追擊以爭功名豈得返坐守淮南數年逗  
留不出兵乎又舊傳呂用之云恐成功不賞妖亂志云恐敗駢稍損威名夫大功既成  
則有不賞之懼豈有未戰不知勝負豫憂威望震主乎駢為都統控扼江淮而擁兵縱  
賊使安然北度其於威名獨無損乎雖用之淺謀無所不至駢自無參酌一至此邪蓋  
駢好驕矜大言自恃累有戰功謂巢烏合疲弊之衆可以節鉞誘致淮南坐而取之不  
意巢初無降心反為所欺張潁驍將一戰敢死巢奄濟采石諸軍北去見兵不多狼狽  
歸焉未必實然也又唐末見開錄廣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黃巢傾陷京國轉牒諸軍據  
牒云屯軍淮甸牧馬穎陂則似在淮南時非入長安後又續實運錄云王仙芝既叛自  
稱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帥都統傳檄諸道其文與此略同末云願垂聽知謹  
告乾符二年正月三日此蓋當時不逞之士偽作此文  
屯激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辛酉以淄州  
刺史曹全最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劉漢宏請降戊

辰以為宿州刺史

考異曰實錄漢宏寇擾荆襄王鐸遣前濠州刺史崔錯招  
之至是始歸降辛未漢宏奏請於濠州倒戈歸降優詔褒之

按鐸奔襄陽漢宏始掠江陵叛去鐸尋分司蓋未分司時遣錯招之又戊辰漢宏除宿  
州云至是始降是已降也辛未又云請於濠州歸降者朝廷聞其降戊辰已除官而辛  
未漢宏表  
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  
方至也

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藥兒嶺在雄武軍西大破之殺七千  
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盡忠懷信與克用同起兵於蔚朔者也又敗之於雄武軍之

境殺萬人取補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眾皆潰  
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靺宋白曰達靺者本東北方之夷蓋靺鞨之部也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漸盛多為攻劫部

眾分散或投屬契丹或依于勃海漸流徙于陰山其俗語訛因謂之達靺唐咸通末有  
首領每相溫于越相溫部帳于漠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為吐渾所困嘗往依焉達靺善  
待之及授雁門節度使二相溫帥族帳以從克用收復長安逐詔以鐸為雲州

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為蔚州刺史白義成一薩葛

米海萬為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靺本靺鞨之別部也  
居于陰山歐陽修曰靺鞨本在奚契丹東北後為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洪景盧曰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為



附錄散  
居間有  
其別部  
三字  
新舊史  
唐紀射  
步上有  
百字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捐篤身毒。禿髮語轉而為吐蕃。達靺乃靺鞨也。契丹之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後數月。赫連鐸陰賂

達靺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

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帥所類。下同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豪帥心服。又置酒與

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

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

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靺知無留意。乃止。赫連鐸蓋說誘

達靺豪帥以李克用父子才勇。久留達靺。必將并有其部落。故使殺之。而克用與其豪

帥言欲與之。而向勸王。達靺豪帥知其志大。決不肯久居陰山。圖併其部落。彼既無圖

我之心。我何苦殺之。於是遂止。八月甲午。以前西川節度使崔安潛為太子賓

客分司。盧攜惡之也。九月。東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

自代州還。過東都。燒安喜門。焚掠市肆。由長夏門去。燒洛城東北門。由東南門

去。黃巢眾號十五萬。曹全晟以其眾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眾寡不敵。退屯泗上。泗上即泗州。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

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澠水。過許昌。

徐卒素名凶悖。悖。蒲味翻。又蒲沒翻。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鎮徐州。今

許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館古玩翻。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

問之。對以供備踈闕。慰勞久之。方定。勞力到翻。許人大懼。時忠武亦

遣大將周岌。詣澠水。岌逆及翻。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必

利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

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

為岌所襲。引兵還兗州。齊克讓本泰寧節度使。引兵還鎮。諸道屯澠水者皆散。黃

巢遂悉眾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志在攻長安。先是。

徵振武節度使吳師泰為左金吾大將軍。以諸葛爽代之。先悉薦翻。

師泰見朝廷多故。使軍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復以師泰為振武

節度使。以爽為夏綏節度使。夏戶雅翻。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

兗之境。所至吏民逃潰。羣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判官皇甫

鎮。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上禮部者二十三。而不中第。可謂老於場屋矣。上時掌翻。中竹仲翻。詢辟

經日曹  
統有副  
都統三  
字五傳  
作五傳  
六版

上本於  
是二有  
紀事字  
末同本  
下有兵

綱目  
下有及







之。盧攜曰。盜賊無厭。厭於鹽翻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剽四不

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

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

出。考異曰。驚聽錄曰。宰臣豆盧瑑奏。緣淮南九驛使至泗州。恐高駢固守城壘。不

遮截大寇黃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須且誘之。請降節旄。授鄆州節

度使。候其至。討亦不難。宰臣盧攜言之不可。奏以黃巢為國之患久矣。昨與江西節

制擁節而行。攻劫荆南。却奪其節。但徵諸道驍勇。把截泗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雙旌

乃發使臣諸道而去。尋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過淮。盧攜託疾不

出。按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巢借使與之。安可復奪此。驚聽錄不足信也。京師

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辛酉。以王重榮權知河中

留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都為太子少傅。以王重榮作亂

都。以河中授之。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

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

自欲問罪。無預眾人。言自欲問罪於朝。廷於眾人無預也。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

沈。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

對。宰相泣下。大盜將至。無以禦之。君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

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

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

避之。崔沈曰。祿山眾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

舒翰以十五萬眾。不能守潼關。事見玄宗肅宗紀今黃巢眾六十萬。而

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

謂陳敬瑄楊師立。牛勗也。帥所類翻。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僖宗雖曰童昏。此時此

為樂越在草莽之為可憂也。哉禍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古之明主。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常有其安也。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

兵守潼關。為于偽翻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

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珂丘何翻

上召見三人。見賢通翻以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

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寨柵使。句古侯翻。當丁浪翻。令孜為左

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

使楊復恭為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

舊及新書紀  
天補大  
率土專  
係十月

逆臣傳  
祿山云  
云係田  
令孜之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舊唐書本紀卷七十四

舊唐書本紀卷七十四

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鬪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

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剝弊剝吾官各思鄉

閩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

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將即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

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帥讀曰率閩里晏然允

章廼之曾孫也劉廼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

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

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左右神策軍陝失是日賊陷虢州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周岌既殺薛能遂以忠初薛能遣牙將上

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調徒弔翻自元和末廢彰義軍以聞許州亂託

云赴難難乃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

以宗權為蔡州刺史為秦宗權以蔡州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

弩手發京師將即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宦官名軍籍

厚得稟賜稟給也稟賜但華衣怒馬怒馬者鞭之以發憑勢使氣未

嘗更戰陳更工衡翻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

人代行唐置病坊於京城以養病人會要開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病坊從長安已

年兩京市各置普救病坊來置使專知乞罷之至二十二年京城乞兒有疾病分置諸寺病坊至德二

坊病坊之置其來久矣操七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

遣之考異曰新傳曰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遣豐優按令孜雖為招討都統承範

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

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為饋餉之計以

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趣讀上曰卿

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宜歙

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華戶化翻州庫唯塵埃鼠迹

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十二月庚辰朔承

範等至潼關搜菁中菁中草茂密處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四



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

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

軍大呼。聲振河華。呼火故翻。華戶化翻。華山臨河也。克讓力戰。自午至酉。

始解。士卒飢甚。遂誼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

禁人往來。以權征稅。推訖岳翻。謂之禁院。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

也。忘巫放翻。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灌木叢生之木。壽藤即今之萬歲藤。

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輜囊謂輜重囊橐也。輜重隨軍之物。囊橐私裝也。

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離力智翻。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

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飢

潰。蹋開禁院。蹋與同。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

聞陛下已議西巡。謂議幸蜀。苟鑿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

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近密謂兩中尉。兩樞密。急徵兵。以

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幾居。使黃巢繼安祿

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

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

入其中。掘土填之。塹七詭翻。掘其月。塹填亭年翻。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

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院。比至。比必利翻。賊已

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

餘眾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

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博野軍。即穆宗長慶二年。李寰帥以歸京師之兵也。見二百四十二卷。帥讀曰率。見所募

新軍。衣裘溫鮮。新軍。即田令孜所募坊市人。以補兩軍者也。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

凍餒。遂掠之。更為賊鄉導。鄉讀曰嚮。以趣長安。趣七喻翻。賊之攻潼關也。

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

賀州司戶。賀州。漢蒼梧郡之臨賀縣。吳置。臨賀郡。唐置。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黃巢入華州。留其將

喬鈴守之。鈴其廉翻。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降戶江翻。癸未。制以巢

為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戶部

異本  
上有  
可動  
四字  
本紀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

見二百四十九卷

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

布路分路也

令孜

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

帥讀曰率下同長安城西面三門北來第一門曰開遠門第二門曰金光門第三門曰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

從才用翻百官皆莫知之

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

被皮義翻衣於既翻騎奇千里絡驛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

偽為于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

館古玩翻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得者皆殺之上趣駱谷

趣七

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

考異曰續實運錄戊子帝至駱谷壻水驛乃下詔與牛勗楊師立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已次駱谷壻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為七也實錄辛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於路畋傳云候駕於斜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上離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緩丁酉已至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賊以數萬眾西追車駕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今不取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

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至上至壻水

九域志洋州興道縣有壻水鎮相傳云仙人唐公昉盡室升天其壻

不得借升遂以名水誕矣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畫卓繪為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己符

舊唐書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唐僖宗 黃巢 鳳翔 駱谷 興元 鳳樓 金統 廣明 唐下體 黃家日月 己符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李德裕傳  
弟也

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悉所統之軍皆行謂之全軍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

銜者復其官。名銜顯官位姓名也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蒙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

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刀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

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唐屢更喪亂至于廣明舉家殉國猶不乏人恩義有結之素也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

復壁巢殺之。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處昌呂翻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

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漢陰漢中安陽縣地晉武帝改為安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

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唐書高士廉傳上員外郎從六品上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號戶高翻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

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黃巢遣使調發河中。調徒鈞翻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勝音升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

軍府之患。屈節謂臣賊也紓商居翻緩也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温

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考異曰舊王處存傳曰時李都守河中

降賊會王重榮斬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營於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僞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諱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

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按鐸中和二年始至於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為河中馬步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於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無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願以節鉞

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關元戎李都奉偽畏重榮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令公助賊陷一邦於不忠而又日加笞斂衆口紛紜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滂問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滂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噪疊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

今本塚作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上衆作

作鎮將遇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去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潘不知軍衆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潘曰為惡者非我而誰遂召潘之僕吏控馬及塔請依李都前例乃云速去潘不敢仰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新傳取之按十一月辛亥朔重榮已作亂掠坊市辛酉以重榮為留後都為太子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黃巢犯關都何嘗奉僞亦未嘗聞以潘代都今不取

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侍不豐侍丈里翻田令

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是年七月方改元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勗同平章事陳敬

瑄以扈從之人驕縱難制從才用翻有內園小兒先至成都唐時給役於坊廡及

內園者皆謂之小兒遊於行宮笑曰人言西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瑄

執而杖殺之考異曰新傳曰敬瑄殺五十人戶諸衢錦里者舊傳曰有內園小兒三箇連手行遠行宮數內一人笑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瑄咄曰

今日且欲棒殺汝三五十輩必不令錯按三五十輩者敬瑄語也非實殺五十人也新傳誤

由是衆皆肅然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東川治梓州北至綿州一百六

十八里見賢遍翻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邁同平章事鄭畋約

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

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

漢州自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九十里丁丑車駕至成都自漢州西南至成都八十五里館於府舍

館古玩翻就西川府舍為行宮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黃巢趣讀曰促道路相望駢

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

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勅除訖奏聞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

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

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

朝直遙翻濬耻於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

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中外謂與之相表裏既慮玷辱

何憚改更更工衡翻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二月己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

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

州新書 西蜀此 同與新書 紀云七 月乙卯 車馬至 西蜀此 同與新書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八



新舊景王  
重景景  
舊景景  
新景景  
唐五代  
紀代史  
同

新舊景王  
唐紀部  
先錄使  
紀新書  
戎紀事  
本末同

西紀四  
傳鄭四  
同

舊書紀  
王播作  
林言逆  
臣傳五  
取書此

此照原  
二月錄  
坡傳作

景思考異曰實錄作景斯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

渾諸部入援京師帥讀曰率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薩桑葛翻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

瞿稹亦沙陀也瞿權俱翻稹止忍翻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

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雁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

西南面行營都監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

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鄧州以扼荆襄九城志鄧

州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襄州南至荆州四百五十七里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

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西川黃頭軍崔安潛所置也事始見上卷乾符六年鋌時延翻

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

士赴難有功者難乃且翻並聽以墨勅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

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

將尚讓王播帥眾五萬寇鳳翔王播新書作王璠畋使弘夫伏兵要害

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踈陳於高岡陳讀賊以畋書生輕之鼓

行而前無復行伍剛翻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惟舊紀作破鳳翔府

岐山縣唐初治張堡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湯故城之東北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有書

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

懸之決於決翻大索城中能為詩者客翻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

殺三千餘人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

方雜胡屯於葶西代州葶縣之西也葶音郭獷悍暴橫獷古猛翻悍下罕翻又侯幹翻橫戶孟翻稹與友

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說式芮翻今雖有眾數萬苟無威信

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驃

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李國昌以平龐助功檢校司徒驃騎唐制武散階極品唐自高力士以來宦官多官

至驃騎故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

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靺迎之李

用人達靺見上李克用帥達靺諸部萬人赴之考異曰實錄陳景斯齎詔入達靺召李克用

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雁門以北軍鎮薛居正五代史先是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

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車至絳州將渡河刺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唐紀北廿



一本乃作及

史瞿稹謂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雁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營於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關軍法。瞿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為雁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於達。武皇即帥達。韋諸部萬人。趨雁門。按景思請赦國昌父子。而克用至者。蓋國昌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雁門節度使。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為大同防禦使。乃陷忻代。自稱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雁門節度使。誤也。新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雁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為雁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羣

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朝直遙翻。諸近其斬翻。

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

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問古覓翻。詔以徽為兵部尙書。前夏綏節

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去年黃巢入關。諸葛爽降之。即以爲河陽節

度使。宥州刺史拓跋思恭。開元十六年。以六胡州殘人置宥州。乾元元年。縣地考異曰。歐陽修五代史。作拓拔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畋節

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為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恭為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為節度。思孝為保大節度。以老薦弟思敬。為保大留後。俄為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一人。本党項羌也。新

盟討賊。夏戶雅翻。鄜音夫。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

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

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復扶又翻。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

使。為拓跋氏。盛遂。跨據西夏。張本。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

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致莫杯翻。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兵討

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

恭屯武功。鄭畋屯盤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

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長安苑城有門西。出謂之延秋門。弘夫繼至。處

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帥讀曰。率下同。坊市民喜。爭謹呼出迎官軍。謹讀

喧。或以瓦礫擊賊。礫狼狄翻。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

功。不報。鳳翔鄜夏。句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綺翻。處存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令軍士繫白帶為號謂詢趨趨縮頭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

賊露宿霸上宿無室廬謂知官軍不整謂翽正翽且諸軍不相繼引

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考異曰舊紀傳新傳皆云弘夫敗

在二年二月驚聽錄唐年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日尤詳今從之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

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

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

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

率眾奔鄧州朱温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庚寅拓跋思恭李

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使

賊眾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有雙

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

惡鳥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

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屯東塘東塘在今揚州城東即今灣頭至

數請行期數所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李克

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緣道設酒食以供軍

鄭從讜閉城以衛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犒口到翻給其

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呼火求與從讜相見從讜

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復扶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

之遺唯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剽匹城中大駭從讜求救

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契欺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

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去年十一月授周岌忠

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先是以楊復光為忠武監軍屯鄧州扼賊

至許州依周岌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唐內侍省

故召之夜宴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

為之長內侍為貳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

故左右以稱復光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四

黃巢通紀 鄭從讜 契苾璋 楊復光 周岌



及本朝遙翻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

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自高祖至僖宗十八世岌亦流涕曰

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為于偽翻因

瀝酒為盟史焯曰以酒滴瀝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

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

同舉兵討巢說式芮翻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

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

晏弘管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考異曰劉恕十國紀年

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帥讀曰李收補邁翻遂克

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藍橋在藍田關南還從宜翻又如字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

重榮攻華州克之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遇大雨引兵北還昭代二州因

留居代州年錄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師雁門薛居正五代史與紀年同按

折代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雁門今從見開錄寶錄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興平縣在長安西八十五里黃巢將

王播圍興平攻退屯奉天及龍尾陂西川黃頭軍使李鋌將

萬人鞏咸將五千人鞏姓也周卿士鞏簡公晉大夫鞏朔屯興平為二寨與黃巢戰

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神機營亦崔安潛置事見上卷乾符

六年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改元中和庚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

部侍郎韋昭度同平章事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鞞

衫斬之滅其族鞞與鞞同考異曰唐末見開錄六月三十日沙陀收却折代

下寨守禦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却迴到府按當月內即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爾

許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飯大將等於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鞞於毬場

內處置族滅其家又差都頭溫漢臣將兵依前於百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

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

緡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新書三

據吳任 巨十國 奉名分 注其人 宜補三 史晉舊 傳云王 項陳州 新史十 收世家

本紀引 午有丙 舊書本 紀政事 係八月 新書係 本辛卯 先戊卯 七日



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復扶蜀軍頗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土軍蜀軍客軍從駕諸軍唐之中世以諸軍總帥為都頭至其後也一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帥呼為都頭以金杯行酒。

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俸扶用翻厭於鹽翻願蜀軍

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缺望。缺古穴翻怨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

然。有間曰。字問如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長知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契欺金創滿身。創初又嘗征吐

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復扶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

數升。吮如竟翻吐土故翻遂帥所部作亂。帥讀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

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隋改廣都縣為雙流縣書龍朔二年復分雙流縣置廣都縣府西四十五里。從兵皆潰。用翻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

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吾印劍。詣陳公。曰。郭琪走度江。我以劍

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劍。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勝懸印劍於市。以安眾。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

陵。歸高公。言欲奔揚州歸高駢也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語牛遂解印

劍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上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處昌呂翻外臣謂外廷之臣宰相以下百執事皆是也庚午。左拾遺

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治直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難乃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

下。悉為賊所屠。謂豆盧瑑崔沆及于琮等也獨北司平善。况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十一



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翌日明臣備位

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况踈冗乎冗而隆儻羣臣不顧君上

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

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

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

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尸祿之士得以宴

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二語皆本之論

語疏入令汝屏不奏屏必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

於墓頤津藝頤山在眉州眉山東七里山狀如藝頤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

温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

節度副使朱改為節度使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

千入關討黃巢璠字二人皆詳所獎拔也溥至東都矯稱詳命

召師還與璠合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徧賞甚

厚璠音番勞溥遣所親說詳曰說式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

於徐人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務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恩

亭亭去彭城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武寧留後溥表璠為宿

州刺史璠到官貪虐溥以都將張友代還殺之楊復光奏升

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權為防禦使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

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復扶又自稱將軍有

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世率以縣丞為縣

尉之下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皆

縣佐也路振九國志王潮少為縣佐史或者傳寫逸史字歟及弟審邦審知皆

新書十  
國世十  
史世十  
傳世十

聖本聖  
作聖聖  
目聖聖  
本聖聖  
本聖聖



異本李  
上有九  
新書本  
紀下字  
丙午案  
二午字  
丙午案  
紀下字  
西及舊  
作昌傳  
作昌傳  
章昌後

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王潮兄弟始此為潮

廢緒張本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石橋即晉將王潯敗奔河

中詳乘勝復取華州。是年五月高巢以詳為華州刺史。以權知

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

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龜年使南詔見上卷廣李

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温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史言諸鎮之

師老遷延引退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

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南淮

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東之志。聲

北上意。覘丑廉翻上時掌翻自淮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

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

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高宗元和中元年駢怒復遣使

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復扶寶諾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

大臣。我豈坊門卒邪。詭古侯翻又許侯翻寶自言與駢等夷非有貴賤之由

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趣讀駢上表。託以寶

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

難心。但欲讓雉集之異耳。難乃且翻讓如高駢召石鏡鎮將董

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說式觀高公無

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

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嘉興漢由拳縣吳改名唐屬昌自石

鏡引兵入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

吏請於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臨海賊杜雄陷台州。

辛酉立皇子震為建王。昭義十將成麟殺高潯。成麟因高潯

殺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考異曰



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帥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使，於軍政及有歸奉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於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湜象州司戶。柳玘傳云：貶高要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意於軍政，致有歸奉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貶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潞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為疎略。舊紀恐是誤，以高湜事為高潯事實錄。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潯，方立斬麟。方立，汧州人也。忠武監軍楊復光。

屯武功。永嘉賊朱褒陷溫州。宋白曰：溫州永嘉郡，漢會稽郡之東境。後漢永和四年，置永嘉縣，晉明帝立永嘉郡。鳳翔行軍

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

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眾。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

收登城，與士卒言：其眾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敗日。

行軍苟能戰，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取旌節為順守為子

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

曹全晷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為留後。十一月乙巳。

孟楷朱溫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二軍李孝昌拓跋思恭之軍也

鄭畋至鳳州。自鳳翔西至鳳州三百九十五里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

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以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裴澈為鄂岳觀察使。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

遂昌賊盧約陷處州。吳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立平昌縣。晉武帝改曰遂昌。唐武德八年，併入松陽。景雲元年，復置遂昌縣。屬處州。

十二月，江西將閔昂戍湖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自為

留後。考異曰：實錄新傳作閔。項今從程匡襄唐補紀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賜

夏州號定難軍。難乃旦翻初，高駢鎮荆南。乾符五年，駢鎮荆南補武陵蠻雷

滿為牙將，領蠻軍。從駢至淮南，逃歸，聚眾千人，襲朗州，殺刺史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四

新書周平章加明年

舊書

唐紀七十四

十六



崔翥翥章詔以滿為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入其

郭焚掠而去大為荆人之患陔溪當在武陵聞滿據朗州亦聚眾襲衡州逐刺史

欲殺滿不果陔溪當在武陵聞滿據朗州亦聚眾襲衡州逐刺史

徐顥詔以岳為衡州刺史石門蠻向環亦集夷獠數千攻陷澧

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吳分零陽縣置天門郡隋廢為石門縣唐屬澧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二里

王鐸以高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

懇欵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懇欵懇誠也相息亮翻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為都統十二月帥師三萬至京畿屯於整屋舊鐸傳亦在元年唐年補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為都統十二月乙亥鐸屯整屋續實錄元年八月鐸即拜天下都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帥師駐泊東塘自五月出府九月却歸朝廷即以鐸統諸道兵馬收復長安鐸為都統諸書年月不同如此新紀二年正月辛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都統高駢罷都統據實錄四月答高駢詔罷都都統當在此年今從實錄新紀舊駢傳云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

統章昭度領江淮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誦累上章自訴語詞不遜按駢罷都統依前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罷北夢瑣言曰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所以高駢上表自之為敗軍之將也按鐸自荆南喪師敗走未嘗將兵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所以高駢上表自之為敗軍之將也

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

子少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都統左右

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貫為左右先鋒使時溥為催遣

綱運租賦防遏使綱運自江淮來者皆由徐州巡內故以溥任此職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

門思恭為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

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

舍人鄭昌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畷為判官直弘

文館王搏為推官峻祖峻翻司勳員外郎裴贇為掌書記昌圖

從讜之從祖兄弟畷之弟搏與之曾孫王與以祠禱歷事玄肅見前紀贇坦之

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

使重盈重榮之兄也陝失冉翻重直龍翻黃巢以朱温為同州刺史令

正異統作統紀本  
相所與都新何  
反云考都紀本

從子裴相世  
子宜坦及  
從子二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七

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温遂據之。為朱温以同州歸國張本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

詣行在。軍務一以諮之。以王鐸判戶部事。朱温寇河中。王重

榮擊敗之。敗補以李昌言為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

朱玫時鎮邵寧。安得出關。東統河南諸鎮。此河南蓋自龍門河東。至蒲津一帶大河兩岸也。涇原節度使胡公素薨。

軍中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為留後。李克用寇

蔚州。蔚紆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

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訶。又火

迎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時蓋置鎮於資

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

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首式又翻下同。送使。送之云討擊

檄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

油澆之。又以膠麻擊其瘡。釘。丁也。活。翻。擗。尺列。翻。備。極。慘。酷。見者冤

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邛。渠。容。翻。考。異。曰。張。靜。錦。里。者。舊。傳。作。千。能。句。延。

作阡能。按北夢瑣言。安仁土豪阡能。注云。奸。窳。無。此。蓋。兩。南。夷。之。種。今。從。之。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盜。楊遷

復誘之。復。扶。又。翻。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

良民。不從者。擧家殺之。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職。級。謂。牙

押牙。孔目。官。而。下。分。職。各。有。等。級。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

少盜賊。先。悉。蕭。翻。少。詩。召。翻。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牙將楊行

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討之。以右神策

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賜

鄜坊軍號保大。鄜。音。夫。夏。四月。甲午。加陳敬瑄兼侍中。赫連

鐸。李可舉。與李克用戰。不利。初。高駢好神仙。好。呼。到。翻。有方士呂

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妖。於。遙。翻。用之。鄱陽茶

商之子也。鄱。陽。漢。古。縣。唐。帶。饒。州。古。縣。在今。縣。東。界。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

爐。鼎。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七



郭延壽  
廣陵妖  
亂志妖  
作拱理

嚴上有  
性字

新書叛  
臣有佩  
下妖也  
志有者  
也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七

所以鍊金石化丹 頗言公私利病故駢愈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

梁纘陳琪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

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琪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踈用之

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去羌呂翻張守一蓋

居滄景 以術干駢無所遇窮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

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將於用之將龍輟殷始自鄱陽來用

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較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

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辯

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

風疽史炤曰疽千余切又子與切瘡病一本從疔從且音多但翻又音且釋云瘡也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

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

人耳駢有畜犬搔也捫摸也替廢也畜吁玉翻聞其腥穢多來近之近其駢怪之

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亦翻今夕

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

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衣於潛於他室而守

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

血鏗丘耕翻盛時征翻疑豕也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

手幾居希翻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

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鹽城漢鹽漬縣地久無城邑唐武德七年置鹽城縣有監亭一百二十三有監屬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

四十里 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偽于近得上仙書云

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

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

首曰稽音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

以珠玉常置坐隅臥翻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

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各以其姓傳會以用之又刻青石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七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七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桮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自言與守一般等本

皆神仙以謫降在人間限期既滿當復升天列於仙官又道家之說有太清玉清上清是為三清之境幢薄江翻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著陟略翻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

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置江陽縣與江都俱在揚州郭下后土廟今揚州城東南隅蕃釐觀

是也然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北連雷塘今城周世宗所徙則此時后土廟在揚州城外也宋白曰宋武帝分江都縣置廣陵縣隋初改為江陽縣以處江之正北故曰江陽

舉動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少詩照翻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用漢方士語好呼到翻說駢作

迎仙樓說式芮翻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高居傲翻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掛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其為欺罔駢不之寤伺相吏翻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鳴指即口不敢

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獍者百餘人縱橫閭巷

間猶古外翻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榜音彭掠音亮殺其人而取之

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重直

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邪讀日耶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

軍使署置將使如帥府帥所類翻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

近千人從才用翻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

三司綱輸其家三司綱謂戶部度支鹽鐵所發綱運輸朝廷者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

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累良瑞翻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去羌呂翻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

妖亂志以上有作祀

踵下有見者



斗米例傳  
異本末  
作本末  
同

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祓數勿翻又方廢然後見拜起纔

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

駢矣駢張本復扶又翻王鐸將兩川與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

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定難屯渭橋

難乃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黃巢將朱溫時據同州李詳據華州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

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賣人於官軍以為糧官軍或

執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一 起玄默攝提格五月盡闕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使咸通六年

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而以洪州置鎮南軍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斃也

勗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先悉高安人鍾傳聚蠻獠

依山為堡高安本漢豫章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衆至萬人仙芝陷撫

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

高茂卿據洪州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昌縣

地吳置臨川郡隋平陳罷郡爲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

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以撫朝廷以勗本江西牙將事見上卷上年故復置鎮南軍使勗領之

鎮南軍中廢今復置若傳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朝廷意欲鬪兩盜使

相斃辭不行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是年春罷都統已失兵柄今解鹽鐵轉運又失利權詬古侯翻又許侯翻

遣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

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奸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

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憤軍之將謂乾符六年江陵之敗也憤方問翻崔安

潛在蜀貪黷崔安潛擊賊屢捷無以指隨故言其在蜀貪黷懿宗咸通六年安潛鎮蜀豈二儒士能戢彊兵

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帥所將即亮翻

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刮席漢淮陽王事見漢紀

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言山東寇盜縱橫將有如劉季者復興於其間即軼道之災豈

獨往日又以秦子嬰之事指斥乘輿又曰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儉思廉翻朝直遙翻致

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顧雲蓋序次高駢大駢之言以為表上命鄭啟

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維利則牟益在手謂專權也漢武帝紀主兵則盈二語見漢武帝紀

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

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按新書高駢傳駢帥西川已進檢校司徒兩京陷後天子猶冀駢立功進檢校太尉

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

自天長漏網過淮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

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離力智翻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

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

睇大計翻目小視也南楚曰睇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見晉孝武帝紀裴度

平元濟於淮西見憲宗紀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曰宗廟焚燒園陵

開毀龜玉毀續誰之過歟用論語孔子之言寶龜寶玉皆續藏之在續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又曰奸

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

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

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

舊書高駢傳全

權作如

如何作

權作如



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

可墮陵。分扶問翻。墮讀曰際。朕雖冲人。安得輕侮。惡聲至必反之較計是非明己之直此委巷小人相詬者之為

耳。古者文告之辭。漢魏以下。數責其罪。何至如此。通鑑書之以為後世戒。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以

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元年曹全鼓與賊戰死遂順軍中之請命其兄子為帥黃巢攻

興平。與平諸軍退屯奉天。時鳳翔邠寧軍屯興平加河陽節度使諸葛

爽同平章事。六月。以涇原留後張鈞為節度使。是年二月王鐸承制以張鈞為

壯士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攻莫杯翻。將即亮翻彥謨謀殺敬玫。已亥。

敬玫先帥眾攻彥謨。殺之。段彥謨據荆南事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帥讀曰率以少尹李燧

為留後。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

能。句古侯翻。今蜀人從去聲。阡能反。見上卷。是年三月。考異曰。張彭者。舊傳曰。三

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渾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渾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月。羅渨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渨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八

鈞發立  
談危作  
新書錄  
昌信作存

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

谿。據下文。則此時諸盜至雙流。與官軍對壘。乾谿當在雙流界。乾音干。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

執村民為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

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治直之翻官軍忽入村。

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秋。七月。己巳。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從高駢之請也。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南城漢古縣。唐屬撫州。九

域志。在撫州西。又遣其弟仔倡。據信州。仔津之翻。史炤祖似。切。倡齒羊翻。又音唱。尙讓

攻宜君寨。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置宜君縣。於宜君川。後置宜君郡。隋廢郡為宜君縣。唐併宜君縣入京兆華原縣。是時勤王之師。蓋於宜君。故縣立寨也。

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阡

能。考異曰。張彭者。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界內。賊首千能。遷迤漸侵入蜀州界。今從句延慶傳及實錄。鎮海節度使周

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為宜款觀察使。帥所類翻。款書涉翻詔寶與

宜款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嗣曹王龜











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劉漢宏又遣

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路振九國志作屯漁浦按今錢鏐

復夜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復扶得漢宏補諸將官偽勅

二百餘通鎮奔諸暨宋白曰諸暨秦舊縣縣界有暨浦諸山黃巢兵

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

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射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雁門郡也

使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諸家多以爲克用時爲雁門節度

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鄭公謂從諫也結隙見來則

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

墨勅召李克用諭鄭從諫王鐸爲都都統便宜從事十一月克用將

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趣七喻翻嵐州南至不敢入太原

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諫別從諫以名馬器幣贈之

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

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爲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

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

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自旦

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邏郎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

於獄云汝誦事歸謂占廻翻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

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

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語牛侶翻下贊語同時濫授官所將止

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

射怒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爲我于偽翻語牛侶尙書欲

拯救湔洗汝曹湔則前翻湔滌也亦洗也言百尙書來汝曹各投兵迎

姓爲賊所汙染湔洗與推新

下同四字



降江翻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

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

命橫戶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尚書之至比必利

同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

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

阡能役夫其眾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

重複牢密如此重直龍翻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

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

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

羅渾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蜀

謂篁竹之間為箐季心傳曰箐林箐也音杏盈翻又薛能工律詩有邊城作一聯云管

排蠻戶遠出箐鳥巢孤自注云蜀人謂稅戶為排戶非林為叢箐史炤曰箐倉甸切蓋

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謀爭棄其甲兵請降

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書其背為使歸語寨中未降者

寨中餘眾爭出降渾擊狼狽棄寨走其眾執以詣仁厚仁厚曰

此愚夫不足與語縛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

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

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

下示以背字告諭之穿口即新津新穿比至延貢可歸矣九域志邛

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

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眾

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眾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

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

異本明  
上有三  
字綱目

異本  
綱目  
綱目

異本  
綱目  
綱目

異本  
綱目  
綱目



異本猶作皆

自投深塹。其眾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歌嘯唱也。吹吹笙笛之類也。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眾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眾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眾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為眾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剄。劉古鼎翻。眾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即仁厚所縱。鬻麵者也。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昔年。今遇

一本千作阡

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雙流縣在成都南四十里。自此而南至新寧口。又南至新津。又南至延貢。又南至阡能寨。度其道里相去各不過四五十里。高仁厚知蜀民之心。非樂於從亂而脅於五賊之威。因其心而誘導之。故脅從者皆望風降。師不留行。而五賊平矣。考異曰。張彭者。舊傳中和三年冬。千能轉盛。官軍戰即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擊。七日。擒句胡僧。得韓求首級。九日。擒千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高公自檢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彭書語雖俚淺。或有牴牾。然敘事甚詳。苟無此書。則仁厚功業悉沉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仁厚與將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不知据何書。知阡能敗在二年冬。然要之。仁厚擒韓秀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阡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己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叙討阡能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太玄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為檢校工部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漢彭綿等擒阡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擊於城西。七日。而門之。釘。丁定翻。門。古瓦翻。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為之謀主。為草書檄。為草于偽翻。阡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于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二月。



以仁厚為眉州防禦使。陳敬瑄勝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豈居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

請準法準法謂反逆親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勝。令

勿問而刺史復捕之復扶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

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暈往集

眾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

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

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餉。溪蝕箔金百兩博聞錄有蝕箔金法。金及

磬一兩。雞屎磬一兩。膽磬半兩。礪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衰研以鹽膽水調金片

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史言唐溪有古君子之風河東節度使鄭

從讜奏克嵐州。執湯羣斬之湯羣以城附沙陀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

用為雁門節度使。初朝廷以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時段彥

謨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鎮。上幸蜀。召紹業還。以彥

謨為節度使。彥謨為朱敬玫所殺是年三月朱敬玫殺段彥謨復以紹業為節

度使。紹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牙陳

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並同平章事。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明年正月今

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

之敗潯敗見上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鷓

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衣於故謂之鷓軍。巢乃捕南

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

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異曰

太祖紀年錄。初克讓於潼關戰敗。避賊南山。隱於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綱渾進通冒

刃獲免。歸黃巢。賊素憚太祖。聞其至也。將託情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

其將米重威齎重賂。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偽詔。以狗薛史克

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

舊史唐紀有兒下

新字疑

新書本紀新書本



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鬻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雁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此克讓自請討克用，云雁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必未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靼，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引兵自夏陽度河。武德三年，分郃陽置河西縣，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屬河中府，後屬同州。軍于同州。孟方立既殺成麟，見上卷引兵歸邢州。

潞人請監軍吳全勛，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勛，與鐸書，不受鐸命，而與鐸書，期必濟其私欲。願得儒臣鎮潞州。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播遷，中原方擾，方立專據山東，邢、洛、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邢、洛、磁於潞州為山東度，徙洛翻。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大明宮即東內也，時黃巢猶據京師，大明宮為賊所竊，復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去。

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為潞州刺史。

今本二作三  
方字  
史為潞州叛孟方立張本，考異曰：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義成行軍司馬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為昭義留後。按成麟前已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修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二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那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州邢、洛、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州，以朝廷兵力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豐招其外，則路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使，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洛、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勛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勛，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克修為留後，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求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為留後，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潞，不三月引去，今徽以潞讓昌圖，則徽除昭義，必不在四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不自稱昭義留後，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為一鎮，則應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支郡，當自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鐸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潞人不得以潞州為支郡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鄉里欲徙鎮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勛為留後，方立以衆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囚全勛，外示恭順，託以中



人不可為帥而請于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易制欲外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既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所制不受帥命獨澤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留累月已深結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實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相親視故積實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疑其圖己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彼欲加惠于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己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昭義乃安也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徙軍于邢州以潞為支郡表殷銳為刺史故新傳徒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於是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徵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也吳全昂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留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逐斥去祈審誨恐是鄭昌圖時監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虜審誨自稱留後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事互說不同且既虜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殷銳為刺史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嘗異已故不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入皆知之記事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考為後後者為先差互不同故諸書多牴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安文佑初為潞州牙門將光啓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濤據其城僖宗詔文佑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洛攻上黨朝廷以文佑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於陣按諸書皆無文佑為節度使事況光啓中澤潞已為李克用所據矣其事恐虛今不取

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使竇滂而代之滂食聿翻又音聿又音決秦彥降高駢見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取補已已克用

目録上卷

舊唐紀及王本

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罷王鐸兵柄在正月李克用破黃巢在四月蓋田令孜以黃巢之勢已蹙而楊復光之功必成先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以是悅之耳卒子恤翻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令孜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號神策十軍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謂之南牙十二衛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瑄為節度使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陀乾陀在沙苑西南乾音干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



唐書年傳錄三  
唐書年傳錄二  
唐書年傳錄一  
唐書年傳錄

唐書年傳錄  
唐書年傳錄  
唐書年傳錄  
唐書年傳錄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將十五萬眾屯于梁田陂舊書作良天陂在城店西三十里明日大戰自午至晡

賊眾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

王遇亡去去年王璠據華州歸國璠字袁翻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權所

攻棄州奔項城李罕之與秦彥俱降高駘蓋駘使守光州帥餘眾歸諸葛爽帥讀曰率爽以

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去年八月韓簡破諸葛爽取河陽

葛爽取河陽十月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

于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

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懿宗咸通十一年韓君雄得魏博簡攻河陽行及新郡為諸葛爽所敗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已未以行達

為魏博留後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

克用分騎屯渭北以王鎔為成德留後以鄭紹業為太子

賓客分司以陳儒為荆南留後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

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去年遣莊夢蝶討韓秀昇應援使胡弘略

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阻百官無俸沂峽江而上今為韓秀昇所阻

雲安消井路不通民間乏鹽雲安縣漢胸臆地後周改曰雲安縣唐屬夔州有鹽官九城志在州西一百三十三里鹽監又在縣西三十里消井在瀘州西南二百六十三里史炤曰消井漢隄為郡之漢陽縣地唐置長寧州消音育按漢陽當作江陽陳敬瑄奏

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異曰考

張彭耆舊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三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尚書為韓秀昇所敗退至忠州川主太師召眉州刺史高仁厚使討秀昇等許以成功除梓帥即日聞奏拜

行軍司馬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句延慶耆舊傳中和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授峽路招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

夢蝶為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三千進討詔拜行軍司馬是月丁卯朔

無辛丑辛丑乃四月五日延慶誤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蝶蓋亦用句傳

從之年月今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黃巢兵數敗食

復盡數所角翻復扶又翻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搃藍田道搃藍田道所以通自武關南走之路搃於

三月壬申遣尙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

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

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零口在京兆昭應縣積子智翻聚從遇翻又慈庚翻還從宣翻

賊中大驚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愨為廬州刺史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楊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十國分注  
秋分注  
列傳注  
春州注  
案新注  
本傳注  
史世注  
五國注  
事皆注  
合肥人

行密六合人今從薛居  
正五代史徐鉉吳錄  
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

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將而辭行也都將以

甘言悅之問其所須須者意之所欲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

將諸營自稱入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

代駢以行愍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

人王勗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

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

章為騎將揚行愍後改名行密事如此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為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初呂

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橫戶孟翻或以咎

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毋相累數所角翻少詩沼翻用之銜

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時面數其罪

數所具翻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熱

其室偶音昌燕如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且窮治其事

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一將於駢未幾

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慎縣漢九江浚道縣地古城在今縣南隋置慎縣唐屬廬州九

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幾居豈翻用之密以語楊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

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殫語牛倨翻以二將謀亂告

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為楊行愍以廬州也張本己丑以河中行營

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癸巳

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貞

女三鎮三鎮皆當在婺越間錢鏐將入都兵自富春擊之自富春度江擊三鎮富春即富陽縣

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

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

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

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妮部伍妮側角翻妮整隊伍也乃召耆老詢以山

川蹊徑入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

舊書本  
紀事係  
五此  
取舊史

吳越備  
史楊作

綱目資  
上有而



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挑徒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

執兵負藁。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問古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眾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沈。

復扶又翻。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眾皆降。秀昇行從。見眾潰。揮劍亂斫。欲止之。眾愈怒。共執二人。

謂宣。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愀七小翻。食祥

酒食也。夏四月庚子。獻于行在。斬之。考異曰。張彭者。舊傳。中和四年。高僕射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

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峽路申。四月一日。大破賊。句延慶者。舊傳。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按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中和三年四月庚子。仁厚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戰。其眾大敗。賊中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

厚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戰。其眾大敗。賊中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集。有覆。黔南。觀察使陳休奏。涪州韓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勅旨。狀云。秀昇劫害黔。府。俘掠帥臣。占據涪陵。扼截江路。遠懷。情。安。未。作。察。廉。陳。休。愛。命。毛。玘。部。領。甲。士。直。趨。巢。穴。便。破。賊。地。迫。逐。渠。魁。勸。除。逆。黨。而。諸。家。之。說。皆。云。仁。厚。所。獲。新。傳。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檄。車。送。行。在。斬。于。市。張。彭。者。舊。傳。中。和。四。年。三。月。五。日。進。軍。入。蜀。州。界。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反。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川。主。陳。太。師。差。押。衙。莊。二。夢。將。兵。二。千。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討。韓。秀。昇。屈。行。從。等。十。一。月。五。日。高。仁。厚。進。發。討。阡。能。九。日。收。印。州。境。內。諸。寨。十。日。州。縣。路。平。二。十。二。日。回。戈。朝。見。三。日。大。設。五。日。議。功。授。眉。州。刺。史。四。年。三。月。莊。夢。蝶。退。至。忠。州。川。主。差。高。仁。厚。將。兵。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擒。秀。昇。等。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句。延。慶。嘗。舊。傳。止。於。鈔。改。張。傳。為。之。別。無。外。事。但。移。渾。肇。反。於。中。和。二。年。五。月。胡。僧。羅。夫。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其。年。七。月。莊。夢。蝶。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丑。進。發。高。仁。厚。破。阡。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二。月。戊。寅。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遣。高。仁。厚。將。兵。三。月。辛。丑。進。發。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是。月。楊。師。立。反。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不。知。延。慶。改。移。年。月。別。有。所。據。邪。將。率。意。為。之。也。至。於。三。年。楊。師。立。反。四。年。收。復。長。安。其。為。乖。謬。尤。甚。於。彰。實。錄。阡。能。韓。秀。昇。等。事。率。依。句。傳。而。誤。以。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討。阡。能。置。十。月。削。戊。寅。辛。丑。兩。日。改。庚。午。為。庚。子。此。其。異。于。句。傳。也。新。紀。三。年。十。一。月。壬。申。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阡。能。戰。於。印。州。敗。之。續。實。錄。中。和。三。年。涪。州。韓。秀。昇。反。冬。阡。能。反。高。仁。厚。討。平。之。按。賈。緯。唐。年。補。錄。及。實。錄。所。載。鐵。券。文。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己。酉。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其。文。有。戮。阡。能。如。翦。草。除。秀。昇。若。焚。巢。然。則。秀。昇。之。敗。必。在。此。日。前。也。張。傳。破。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載。賜。川。主。太。師。鐵。券。乃。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子。朔。五。日。戊。辰。文。與。補。錄。實。錄。同。其。昏。耄。如。此。句。傳。取。張。事。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阡。能。韓。秀。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甲辰。克



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

考異曰。舊紀四月庚子。沙陀

舊書本紀思作巢師黃巢同

等軍趨長安。賊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癸卯。黃巢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捷。按是月丁酉朔。無己卯庚辰。故翔梁太祖編遺錄。四月乙巳。巢焚宮闈。省寺居第略盡。擁殘黨。越藍田而逃。明日上與諸軍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思貞。三敗賊於渭橋。大破之。義成義武等軍繼進。乙巳。巢燔長安宮室。收餘衆。自光泰門東走。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取京師。新紀。三月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四月甲辰。又敗之于渭橋。丙午。復京師。舊傳曰。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過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新傳曰。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關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程匡柔。唐補紀曰。楊復光帥十道行營節度使王重榮。李克用等兵士二萬餘人。自光泰門入。逐至昇陽殿。下殺賊盈萬。黃巢軍敗。陣上奔敗。取藍田。關出。後唐太祖紀。年錄。乙巳。巢敗。焚宮室。東走。太祖進收京師。唐年補錄。八日。克用等戰渭南。三敗賊軍。九日。巢走。按楊復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楊守宗等。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云。賊尚為堅陣。來抗官軍。自卯至申。羣凶大潰。即時奔遁。南入商山。然則官軍以八日入城。賊戰不勝而走。此最可據。今從之。渭南之戰。必在八日。以賊死及降者甚衆。江降戶。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幾居。巢自藍田入商山。黃巢先遣兵益藍田。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考異曰。張彭

著舊傳。中和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城訖。三月。北路行營收城將士。並移其月日。其為差謬。又甚於彭。今但云告捷。更不著月日。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

紀事本末。李克用上。有李字。末。建。年。二。年。二。年。

分守衛長安。分扶。問翻。五月。加朱玫。克用。東方達。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實破黃巢。復京城之功也。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少詩。照翻。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眇。彌。沼。翻。一目小也。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瑗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載子。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犛。謂將佐曰。宛丘。後魏項縣也。隋改曰宛丘。唐屬陳州。管下項城縣。乃東魏橋。置秣陵縣地。隋改曰項城。犛。昌。牛翻。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初起。與宋威。張自勉。等累戰。皆忠武兵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相傳

制李絳可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注云按薛史晉天福六年二月賈緯撰唐年補錄上之及曰賈緯真定獲鹿人以唐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缺而不紀乃探撥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歷事唐晉漢周故不敢稱克用名舊從讜傳三年克用授河東節度代從讜五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道途多寇行次絳州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唐未見開錄曰五月內勅除李尚書雁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雁門節度使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日到相公除替赴關雁門節度李相公除河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李相公有勝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懷舊念各仰安家又曰晉王諱克用中和三年五月一日自雁門節度使拜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按克用除河東及從讜復輔政諸書日月不同舊紀五月除克用七月從讜赴行在不言入相新紀五月已為相尤誤舊從讜傳五月十五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五月制止褒賞克用朱玫東方達三人制詞鄙俚疑其非實唐未見開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據實錄後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皆在七月今從之從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喜許既翻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角翻惡烏路翻以成德留後王鎰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吳圓田令孜之屬官為于僞翻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下固爭之唐末凡節度使帶平章事及檢校三公三師者皆謂之使相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北元年昌言逐畋以擯鳳翔故二人嗾之上言以罷畋相自是之後朝廷進退宰相率受制於藩鎮矣從才用翻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績為彭州刺史使之就養宋白曰唐垂拱三年以益州九隴縣置彭州取古天彭關為名養羊尚翻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為中書侍郎同平章章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陽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為爭天下根本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代北節度使鎮代州升湖南為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勗為節度使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潑水潑黃巢之兵且為陳州聲援也加溥東面兵馬都統以荆南留後陳儒為節度使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事見上年帥所類翻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相傳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七十一



新舊唐史取  
此州一係  
十路一修  
史克修

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  
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  
州武鄉與河東巡屬遼州鄰境故使其鎮將乞師是後方鎮率分置鎮將於諸縣縣令不得舉其職矣宋白曰武鄉縣本漢泥縣地晉始置武鄉郡縣屬焉冬

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敗補又遣李克

修擊之辛亥取潞州考異曰實錄克用表李克修為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為二鎮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

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修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修為節度使按薛史張全義傳諸高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據澤州蓋克修止得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

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昭義邢洛磁三州在山東以宗女為安

化長公主慶州安化郡妻南詔妻七劉漢宏將十餘萬眾出西陵

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鱧刀而遁

使敵人見之以為庖丁不疑為漢宏也己未漢宏收餘眾四萬又戰鏐又破之斬其弟

漢容及將辛約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權圍許州忠武大將

鹿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

在宋白曰金州漢中郡之西城縣也後漢成固縣地後漢封班超於此晉為南鄉縣尋改西鄉西魏置洋州帥曰率洋音祥十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勗奔

龍州西山龍州西山松茂二州界時已沒於蠻中晏弘據興元自稱留後武寧節

度使時溥武寧當作感化因食中毒中竹仲翻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

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

賂令御史臺鞠之侍御史王華為損論冤令孜矯詔移損下神

策獄為于偽翻下戶嫁翻華拒而不遣蕭遘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

為溥所殺父損相別數年聲聞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

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以自

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迓視迓五故翻惟

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升浙東為義勝軍以劉漢宏為節度

使趙犖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間古莫翻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

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

唐書云武鄉縣本漢泥縣地晉始置武鄉郡縣屬焉



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鹿邑後魏陳留武平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鹿邑。唐屬亳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敗補邁翻。

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弘為興元留後。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

名彥禎。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之盛。田令

敬瑄兄弟也。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見上語之曰。成

功而還。語牛侃翻。還從宜翻。當奏天子。以東州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

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因其

不發兵防遏。徵師立為右僕射。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

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

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謂河陽屯

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考異曰。唐末

月十三日。發大軍討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

屯萬善。乃改轅蒲陝度河。薛居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已與巢戰。三月十三日。

發晉陽。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三月內。頗得陳許徐汴書牒。今從舊楊師立得

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官告使奉右僕射告身。以徵

兵以討陳敬瑄為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涪城。地東晉置始

平郡。後魏改為涪城。及潼縣。隋改潼為涪城。唐初屬

綿州。後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涪音浮。遣其將郝勗襲綿州。不

克。丙午。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

置等使。處昌。呂翻。三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

士庶數陳敬瑄十罪。考異曰。張彭者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東川楊

師立反。下檄師立檄文。則云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

錄數所具翻。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按新書。路巖傳

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藉。則壇丁者蜀中邊郡民兵

也。又按路振九國志。石處溫事孟知祥。補萬州管內諸壇。點檢指揮。使見蜀中諸郡。皆

得有壇丁。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東川

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使。朱全

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黃巢撤民居以為寨。屋謂之瓦子寨。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

王虔裕。降于全忠。陝失冉翻。降戶江翻。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碭。降于

錢鏐。碭其。謁翻。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

鏐兵。共攻婺州。水經注。浦陽江源出烏傷縣。東逕諸暨縣。與漈溪合。唐婺州漢

烏傷之地也。天寶十三載。分婺州之義烏蘭溪及杭州之富陽

新書 漢宏攻 義州 漢宏攻 義州 漢宏攻 義州

案舊書 本紀度 河而東 三月 甲戌 而 考異云 從舊紀



備史實  
作貴王  
鎮餘王  
二餘王  
四餘王  
四餘王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十九

置浦 擒賚而還。碣閩人也。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瀆從才 用諫

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

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

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勝音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瀆狀

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瀆第未獲遵命。故有此

憾。因出瀆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瀆出入。後月餘。以瀆知

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瀆求救於廬州。楊行愨力不能救。謀

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

舒州。九域志。廬州南至舒州四百二十里。間古覓。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

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賊畏廬州兵。故宵遁。兵有先聲。而後實。此其近之。陳讀曰陣。神福。洛州

人也。路振九國志曰。李神福。洛州人。隸上黨軍。藉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成淮海。因投楊行密。久之。羣盜吳迴。李

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迴。李本擒斬之。合肥。漢古縣。唐

廬州。據舒城。開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廬江置舒城縣。屬廬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楊行愨遣其將合

肥田頽擊走之。頽。於倫。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路審中為董昌

所拒。見上。聞鄂州刺史崔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

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幾居趙犖

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

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尙讓屯太康。太康。漢陽夏縣。隋改曰太康。以縣東有太康城也。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

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

諸軍復攻之。復扶又。下同。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故陽里。在陳州

舊書  
大曆  
成雨  
辰辰  
辰辰  
此從  
從日

案合肥  
注宜  
存上  
文

趣汴州。趣七。喻翻。屠尉氏。尙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繁臺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史唐紀及舊唐書  
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水經注吹臺在浚儀  
城南牧澤之右牧澤者今之蒲關澤即此澤也

師古擊却之豐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

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

王滿渡按舊書帝紀王滿渡乃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

賊遂潰尚讓帥其眾降時溥帥讀曰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

甄城葛從周寇句張歸霸及弟歸厚帥其眾降朱全忠臨晉古地名隋

分猗氏置桑泉縣天寶十三載改為臨晉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北六十五里曲周漢

古縣中廢隋分洛水復置唐屬洛州宋廢為鎮屬雞澤縣甄城當作鄆城亦漢古縣唐

帶濮州史言朱全忠後吞諸鎮多用所降黃巢將鄆吉掾考異曰崇文院有梁功

臣列傳不著撰人名氏云張歸厚祖與父處讓歸厚中和末與伯季自寇句相率來投

薛居正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巢踰汴而北已巳

兄歸霸皆來降据梁功臣傳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

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

追之過胙城匡城胙城漢南燕縣隋改曰胙城唐屬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

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

器服符印乘繩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癸酉高仁厚屯

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甲戌

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晉天

年改東京上源驛為都亭驛

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

酒使氣語頗侵之饌離離翻又離院翻李克用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

從者皆露醉露醉言飲酒大醉曾襟露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

連車樹柵以塞衢路塞悉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

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

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呼火故翻克用始張目

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援于元翻須史煙火四合會

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帥讀踰垣突圍

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



紀事本末

陸本侍

與全克全傳書云紀新唐

也醉以之非

尉氏門尉氏門汴城南門也梁開平元年改為高門門晉天福三年改為薰風門 緄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射而亦翻殪壹計翻

考異曰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并帥自曹南旋師上出封丘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騎突入馳至上源驛既不可遏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顏志無厭之欲又以醜言凌侮於上時蕃將皆被甲胄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懼遽起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於床下藏之番戎與我師鬪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縋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于唐帝帝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終不釋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實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簡少大軍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叙破賊事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為敵者非特患克用一人而借復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輕慢全忠出於一時之忿耳今從 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

用至必利翻及也 欲勸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比毗至翻近也為于偽翻東諸侯用左傳語謂東方諸鎮 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

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辯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

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

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李嗣源始此 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按薛居正五代史存信本名張汧落 振武孫重進

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此所謂義兒也歐陽 修曰唐自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

雄傑虢武之士往往養為兒號義兒軍 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

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夜二鼓夜二更也持更者每一更則鼓一聲二更則鼓二聲故謂二更為二鼓亦謂之乙夜 君雄等出



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棄寨走帥讀曰其旁

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

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

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

甚眾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

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步探子遣

之問步以刺探敵人因名之探它紺翻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仁厚以

等之功進檢校僕射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勿憂也凡行營諸將每且赴大將營牙參韶素名長者

長知眾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九

志梓州郪縣有張把鎮把當作把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

牙集詰去吉翻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

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先悉薦翻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

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

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

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

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

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縱俘使歸言其事君雄等聞之

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左傳晉人伐鄭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

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於是懼其後卒請成於晉用兵嚴整敵人懼之蓋自古然矣復扶又翻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

悅將兵萬人追黃巢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陳讀曰陣下同

鄭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

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

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